

顏  
氏  
家  
訓

顏氏家訓卷第七

音辭

雜藝

終制

音辭第十八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春秋標

宋本標從手

非下齊言之傳春秋公羊隱五年傳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注登來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

名求得爲得來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又桓六年正月寔來傳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

齊人語也詳見困學紀聞七離騷曰楚詞之經史記屈原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經序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

君也案逸說非是經字乃後人所加耳此言離騷多楚人之語

如羌字些此蓋其較明之初也後有揚雄著方言其言俗本

備隋書經籍志揚子方然皆考名物之同異不顯聲讀之是非

言十三卷郭璞注

顏氏家訓

卷七

齊南齊日考

也

宋本無此字

速鄭予注六經

後漢書鄭元傳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黨事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

義家塾叢書

凡元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等凡百餘萬言

高誘解呂覽淮南

隋書經籍志呂氏春秋二十六卷淮南子二十一卷並高誘注

許慎造說文劉熹製釋名

補隋書經

籍志釋名八卷劉熙撰冊府元龜漢劉熙爲安南太守撰禮誥法八卷釋名八卷直齋書錄解題稱漢徵士北海劉熙成國撰此書作劉熹文選注引李登聲類嘉與熙同世說新語言語篇王坦之令伏滔習鑿齒論青楚人物注滔集載其論略青士有才德者後漢時有劉成國又後漢書文苑傳劉珍字秋孫始有一名寶南陽蔡陽人撰釋名三十篇篇數不同非此書也

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耳

補此不可勝舉聊引一二以見意鄭注易大有明辯遺讀如明呈哲晉初父

摧如讀如南山崔崔周禮大宰旂讀如旛游之游疾醫祝讀如注病之注儀禮士冠禮缺讀如有類者弁之類鄉飲酒禮疑讀爲仇然從於趙盾之仇禮記檀弓居讀如姬姓之姬中庸人讀如人相偶之人高誘注呂覽貴公篇薛讀如車箠之箠功名篇茹讀茹船漏之茹注淮南原道訓悅讀如人空頭扣之悅屈讀秋雞無尾屈之屈許慎說文走讀若春秋公羊傳曰走階而走馭

讀如讀如南山崔崔周禮大宰旂讀如旛游之游疾醫祝讀如注病之注儀禮士冠禮缺讀如有類者弁之類鄉飲酒禮疑讀爲仇然從於趙盾之仇禮記檀弓居讀如姬姓之姬中庸人讀如人相偶之人高誘注呂覽貴公篇薛讀如車箠之箠功名篇茹讀茹船漏之茹注淮南原道訓悅讀如人空頭扣之悅屈讀秋雞無尾屈之屈許慎說文走讀若春秋公羊傳曰走階而走馭

讀如讀如南山崔崔周禮大宰旂讀如旛游之游疾醫祝讀如注病之注儀禮士冠禮缺讀如有類者弁之類鄉飲酒禮疑讀爲仇然從於趙盾之仇禮記檀弓居讀如姬姓之姬中庸人讀如人相偶之人高誘注呂覽貴公篇薛讀如車箠之箠功名篇茹讀茹船漏之茹注淮南原道訓悅讀如人空頭扣之悅屈讀秋雞無尾屈之屈許慎說文走讀若春秋公羊傳曰走階而走馭

讀如讀如南山崔崔周禮大宰旂讀如旛游之游疾醫祝讀如注病之注儀禮士冠禮缺讀如有類者弁之類鄉飲酒禮疑讀爲仇然從於趙盾之仇禮記檀弓居讀如姬姓之姬中庸人讀如人相偶之人高誘注呂覽貴公篇薛讀如車箠之箠功名篇茹讀茹船漏之茹注淮南原道訓悅讀如人空頭扣之悅屈讀秋雞無尾屈之屈許慎說文走讀若春秋公羊傳曰走階而走馭

讀如讀如南山崔崔周禮大宰旂讀如旛游之游疾醫祝讀如注病之注儀禮士冠禮缺讀如有類者弁之類鄉飲酒禮疑讀爲仇然從於趙盾之仇禮記檀弓居讀如姬姓之姬中庸人讀如人相偶之人高誘注呂覽貴公篇薛讀如車箠之箠功名篇茹讀茹船漏之茹注淮南原道訓悅讀如人空頭扣之悅屈讀秋雞無尾屈之屈許慎說文走讀若春秋公羊傳曰走階而走馭

讀如讀如南山崔崔周禮大宰旂讀如旛游之游疾醫祝讀如注病之注儀禮士冠禮缺讀如有類者弁之類鄉飲酒禮疑讀爲仇然從於趙盾之仇禮記檀弓居讀如姬姓之姬中庸人讀如人相偶之人高誘注呂覽貴公篇薛讀如車箠之箠功名篇茹讀茹船漏之茹注淮南原道訓悅讀如人空頭扣之悅屈讀秋雞無尾屈之屈許慎說文走讀若春秋公羊傳曰走階而走馭

讀如讀如南山崔崔周禮大宰旂讀如旛游之游疾醫祝讀如注病之注儀禮士冠禮缺讀如有類者弁之類鄉飲酒禮疑讀爲仇然從於趙盾之仇禮記檀弓居讀如姬姓之姬中庸人讀如人相偶之人高誘注呂覽貴公篇薛讀如車箠之箠功名篇茹讀茹船漏之茹注淮南原道訓悅讀如人空頭扣之悅屈讀秋雞無尾屈之屈許慎說文走讀若春秋公羊傳曰走階而走馭

讀如讀如南山崔崔周禮大宰旂讀如旛游之游疾醫祝讀如注病之注儀禮士冠禮缺讀如有類者弁之類鄉飲酒禮疑讀爲仇然從於趙盾之仇禮記檀弓居讀如姬姓之姬中庸人讀如人相偶之人高誘注呂覽貴公篇薛讀如車箠之箠功名篇茹讀茹船漏之茹注淮南原道訓悅讀如人空頭扣之悅屈讀秋雞無尾屈之屈許慎說文走讀若春秋公羊傳曰走階而走馭

讀如讀如南山崔崔周禮大宰旂讀如旛游之游疾醫祝讀如注病之注儀禮士冠禮缺讀如有類者弁之類鄉飲酒禮疑讀爲仇然從於趙盾之仇禮記檀弓居讀如姬姓之姬中庸人讀如人相偶之人高誘注呂覽貴公篇薛讀如車箠之箠功名篇茹讀茹船漏之茹注淮南原道訓悅讀如人空頭扣之悅屈讀秋雞無尾屈之屈許慎說文走讀若春秋公羊傳曰走階而走馭

讀如讀如南山崔崔周禮大宰旂讀如旛游之游疾醫祝讀如注病之注儀禮士冠禮缺讀如有類者弁之類鄉飲酒禮疑讀爲仇然從於趙盾之仇禮記檀弓居讀如姬姓之姬中庸人讀如人相偶之人高誘注呂覽貴公篇薛讀如車箠之箠功名篇茹讀茹船漏之茹注淮南原道訓悅讀如人空頭扣之悅屈讀秋雞無尾屈之屈許慎說文走讀若春秋公羊傳曰走階而走馭

讀如讀如南山崔崔周禮大宰旂讀如旛游之游疾醫祝讀如注病之注儀禮士冠禮缺讀如有類者弁之類鄉飲酒禮疑讀爲仇然從於趙盾之仇禮記檀弓居讀如姬姓之姬中庸人讀如人相偶之人高誘注呂覽貴公篇薛讀如車箠之箠功名篇茹讀茹船漏之茹注淮南原道訓悅讀如人空頭扣之悅屈讀秋雞無尾屈之屈許慎說文走讀若春秋公羊傳曰走階而走馭

讀如讀如南山崔崔周禮大宰旂讀如旛游之游疾醫祝讀如注病之注儀禮士冠禮缺讀如有類者弁之類鄉飲酒禮疑讀爲仇然從於趙盾之仇禮記檀弓居讀如姬姓之姬中庸人讀如人相偶之人高誘注呂覽貴公篇薛讀如車箠之箠功名篇茹讀茹船漏之茹注淮南原道訓悅讀如人空頭扣之悅屈讀秋雞無尾屈之屈許慎說文走讀若春秋公羊傳曰走階而走馭

讀如讀如南山崔崔周禮大宰旂讀如旛游之游疾醫祝讀如注病之注儀禮士冠禮缺讀如有類者弁之類鄉飲酒禮疑讀爲仇然從於趙盾之仇禮記檀弓居讀如姬姓之姬中庸人讀如人相偶之人高誘注呂覽貴公篇薛讀如車箠之箠功名篇茹讀茹船漏之茹注淮南原道訓悅讀如人空頭扣之悅屈讀秋雞無尾屈之屈許慎說文走讀若春秋公羊傳曰走階而走馭

讀若鏗鏘之鏗劉熙釋名皆以音聲相近者爲釋熙有孟子注

七卷今不傳文選注引獻翁軒軒在物上之稱也又螿者齊俗

名之如酒槽也亦是譬况假借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閒輕重清濁翁未可曉加

以內言外言俗本作外急言徐言讀若之類蓋使人疑補史記

表上襄龜侯建晉灼音內言曉說又貌節侯起晉灼云貌音內

言鴉爾雅釋獸釋文貌晉灼音內言倚而外言未見如何休注

宣八年公羊傳云言乃者內而深言而外而淺亦可推其意

矣又莊廿八年公羊傳春秋伐者爲主伐者爲客何休於上句

注云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於下句云見伐者爲主讀伐短

言之皆齊人語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慎行論閭闔也讀近馮緩

氣言之又注淮南本經訓蛋兗州謂之臙臙讀近殆緩氣言之

此所謂徐言也又注地形訓鹿讀近綢繆之繆急氣言乃得之

余謂如詩大雅文王豈不顯豈不時但言不顯不時公羊隱元

年傳注不如卽如亦是其比讀若之例說文爲多他若鄭康成

注易乾文言儼讀如羣公謙之謙高誘注淮南原道訓抗讀扣

耳之扣類皆難解又劉熙釋名天豫司冀橫日合唇言之天顯

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風兗豫司冀橫日合唇言之風汜

也青徐歛口開唇推氣言之風放也古人爲字作音類多如此

晉南嚴氏孝

孫叔言創爾雅音義

隋書經籍志爾雅音義八卷孫炎撰補注案魏志王肅傳稱樂安孫叔然以名與晉

武帝同故稱其字陸德明釋文亦云炎字叔然今此作叔言是亦似取莊子大言炎炎爲義得無炎本有兩字邪故仍之

漢末人獨知反語

補反音翻下同

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

反語以爲怪異

魏志三少帝紀高貴鄉公諱髦字彥上文帝自孫東海定王霖子在位七年爲賈充所弑

茲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馬之論未知孰是

莊

齊物論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

也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數古今爲之折衷推

各本作權

本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

補發側革切衷陟仲切推古岳切又音確金陵今江南江寧府吳東

晉宋齊梁陳咸都之洛下今之河南開封府周漢魏晉後魏咸都之故其音近正與鄉曲殊也南方水土和柔

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

沈濁而銳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

補淮南地形訓清水音小濁水音大陸法言切韻序

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人梁益則平聲似去銳五禾切說文圖也

然冠冕君子南

方爲優閭里小人北方爲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

辯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雜夷虜

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其謬失輕微者則南人以錢爲澁

段云錢昨先切

在一先澁夕連切在二仙分敏修補注錢氏敬云錢昨先切與澁同部而母各別錢從母澁邪母

以石爲射

石常隻切射食亦切同在二十二昔而有別

以賤爲羨

段云賤才線切羨似面切同在三十三線而音別

以

是爲舐

段云是承紙切舐神紙切同在四紙而音別

北人以庶爲成

段云庶在九御成在十遇二韻

音分大小

以如爲儒

段云如在九魚人諸切儒在十虞人朱切

以紫爲姊

段云紫將此切姊將几

切在五旨二韻古音大分別

以洽爲狎

段云洽侯夾切入韻第三十二狎胡甲切入韻第三十二

如此之

例兩失甚多至鄴已來唯見崔子約崔瞻叔姪

北齊書崔悅傳子瞻字彥迪

朗強學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叔子約司空祭酒

李祖仁李蔚兄弟頗事言詞少爲切

正李季節著音韻決疑時有錯失

隋書經籍志修續音韻決疑四卷李季撰又音韻四卷

陽休之造切韻殊爲疎野

同上韻略一卷陽休之撰

吾家兒女

朱本作子女

雖在

孩稚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爲己罪矣

補替說文作替云廢一偏下也

云爲

品物未考書記者不敢輒名汝曹所知也

案下當分段

古今言語時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異蒼頡訓詁反稗爲通

賣

段云案廣韻稗傷卦切與通賣音異一說曹憲廣雅音賣麥稼切入薦韻通賣一反葢亦入薦韻也

反娃爲於

乖

段云娃於佳切在十三佳以於乖切之則在十四皆

戰國策音芻爲免

段云國策音當在誘注內今

缺佚不完無以取證

穆天子傳音諫爲閒

穆天子傳三道里悠遠山川闕之郭注閒音諫段云案顏語知

本作山川諫之郭讀諫爲閒用漢人易字之例而後義可通也  
後人援注以改正文又援正文以改注而閒音諫之云乃成弔  
詭矣若山海經郭傳亦作山川閒之則自用其說也漢儒多如  
此讀諫爲閒於六書則假借之法於注家則易字之例不當與  
上下文一例

說文音夏爲棘讀皿爲猛

皆見本

字林音看爲口甘反

段云看當爲口干反而作口甘則入談韻非其倫矣今音伸爲韻書以郡入寒韻徐鉉所引唐韻已如此其誤正同

辛段云此蓋因古書音多音申故也

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爲奇蓋石分

作四章

段云今廣韻本於唐韻唐韻本於陸法言切韻法言切韻顏之推同撰集然則顏氏所執略同今廣韻今廣韻

成在十四清仍在十六蒸別爲二韻宏在十三耕登在十七登亦別爲二韻而呂靜韻集成仍爲一韻宏登爲一韻故曰合成兩韻今廣韻爲奇同在五支益石同在二十二昔而韻集爲奇別爲二韻益石別爲二韻故曰分作四章皆與顏說不合故以爲不可依信今案宏登爲一韻與李登聲類以系音羿補案廣韻系古古音合此韻集之勝於顏陸輩也

詣切羿五計切同在十二霽而音微有別

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

段云廣韻乘食陵切音同繩承



署陵切音同丞今江浙人語多與劉昌宗音合此例甚廣必須考校前世反語又多不

切徐仙民毛詩音反驟為在遣左傳音切椽為徒緣隋書經籍志毛詩音

二卷春秋左傳音三卷竝徐邈撰段云驟字今廣韻在四十九宥鑄祐切依仙民在遣反則當入五十侯與陸顏不合廣韻椽

直學切仙民音亦與陸顏不合然仙民所音皆與古音合契而釋文亦俱不取之驟但載助救仕救二反此皆非知仙民者也

不可依信亦為眾矣今之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人必應隨其

譌僻乎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搜反為兄矣然則兄當音所榮反

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段云搜所鳩反兄許榮反服虔以兄切搜則兄

當為所榮反而不諧協顏時北俗兄字所榮反南俗呼許榮反顏謂所榮雖傳自古語而不可用也又案服氏搜反兄矣則搜

字在侯韻與古音合而法言諸人改入尤韻非也一說此音指兄侯也顏氏譏兄侯之非而以所鳩為是也補注錢云方言按

略求也就室曰揆通俗文入室尋求謂之揆揆反為兄侯顏氏蓋謂揆所鳩反兄許榮反通俗文以兄切揆則兄當音所榮反

矣而兄固許榮反也則兄矣之反爲不正矣今北俗通行此兄  
矣反之音雖是古反語亦不可用也若顏時北俗兄字所榮反  
則兄字譌而接字不譌也顏氏自訂兄字  
可矣何必引通俗文乎段注似不得顏意  
璵璠魯之寶玉左定五年  
傳季平子卒陽虎欲以璵璠斂注璵璠美玉君所佩  
當音餘煩釋文江南皆音藩屏之藩

岐山當音爲奇江南皆呼爲神祇之祇補廣韻璠附袁切藩甫煩切奇渠羈切祇巨支

切岐與同紐亦巨支切俗聞俱讀岐爲奇與顏氏合江陵陷沒此音被於關中不知二者

何所承案以吾淺學未之前聞也案下當分段

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爲矩唯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

謀伐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

矩必不同呼此爲知音矣呂氏春秋重言篇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管

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諱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管子曰此必

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子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喜樂者鍾鼓之色也愀然清淨者衰絰之色也蹇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君哇而不嗔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柘杵本作蹇痛訛從說苑權謀篇改補廣韻舉莒俱居許切在八語矩俱雨切在九廣故云不同呼案下當分段補注管子小問篇作開而不闔說苑作吁而不吟注呂氏有執柘杵而上視者管子作執席食以視上者

夫物體自有精麤精麤謂之好惡補竝如人心有所去取

謂之好惡元注上呼號此音見於葛洪徐邈而河北學士讀尙

書云好元注呼生惡元注於殺是爲一論物體一就人情殊不

通矣補願氏炎武音論先儒兩聲各義之說不盡然余考憲字

如楚辭離騷有日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閭中旣已遂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終古又曰何所獨無芳艸兮爾何懷

乎故字時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漢趙幽王友歌我  
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此皆美惡之惡而  
讀去聲漢劉歆遂初賦何叔子之好直兮爲羣邪之所惡賴祁  
子之一言兮幾不免乎徂落魏丁儀厲志賦嗟世俗之參差兮  
將未審乎好惡咸隨情而與議兮固真僞以紛錯此皆愛惡之  
惡而讀入聲乃知去入之別不過發言輕重之閒而非有此疆  
爾界之分也案顧氏此言甫者男子之美稱補尺古書多假借  
極是但不可施於今耳

爲父字北人遂無一人呼爲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號

須依字讀耳

元注管仲號仲父范增號亞父補案太公望號師尙父乃師之尙之父之亦當依字讀

案諸字書焉者鳥名或云語辭皆音於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

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於焉逍遙於焉嘉客見詩

小雅白駒篇

焉用佞焉得仁

見論語

之類是也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

愆反故稱龍焉故稱血焉

見易坤文言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見論語

託

始焉爾

隱二年公羊傳文

晉鄭焉依

隱六年左傳文

之類是也江南至今行此

分別

補彼列切

昭然易曉而河北混同一音雖依古讀不可行於今

也

案下當分段

邪者

元注音耶

未定之詞左傳曰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

鬼神邪

見左昭廿六年傳第二句不作邪本莊子云天邪地邪文是故及此也亦可通邪說在下

補案當作父邪母

邪

見大宗師篇

漢書云是邪非邪

武帝李夫人歌見外戚傳

之類是也而

北人卽呼爲也亦爲誤矣

補案也字可通邪如論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荀子正名篇其求物也養

生也弼壽也皆作邪字

用當由互讀故得相通難者曰繫辭云乾坤易之門戶邪

乃乾

坤其易

此又爲未定乎答曰何爲不爾上先標問下方列德以

折之耳

案下當分段

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爲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

曰敗元注補敗反

諸記傳未見補敗反徐仙民讀左傳唯一處有此

音又不言自敗敗人之別此爲穿鑿耳

補左氏哀元年傳夫先白敗也已安能敗我案

釋文無音知本不異讀也

古人云膏粱難整

補晉語七悼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

使鎮靖者修之

以其爲驕奢自足不能剋勵也吾見王侯外戚語多不

正亦由內染賤係傅外無良

俗本作賢

師友故耳梁世有一侯嘗對

元帝飲讌自陳癡鈍乃成颺段元帝荅之云颺異涼風

說文颺涼風也

段非干木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廣引風俗通以段爲氏

謂郢州爲永州元帝啓報簡

文簡文云庚辰吳人遂成司隸

春秋定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人郢通典荊州宋分置荊州  
司州鄆州雍州湘州其司州領郡四永州蓋其所隸非謂漢之  
也司隸如此之類舉口皆然元帝手教諸子侍讀以此爲誠案下  
段

河北切攻字爲古琮與工公功三字不同殊爲僻也

廣韻攻與

同比俗本作

紐北譌世有人名進自稱爲織

補廣韻進與織皆息廉切不知顏讀何音名珉

自稱爲衮名洸自稱爲汪名勣

元注

自稱爲獬

元注

非唯音韻

舛錯亦使其兒孫避諱紛紜矣

蓋謂同音之字難避也

雜藝第十九

眞草書迹微須畱意

補眞書卽隸書今謂之楷書晉書衛瓘傳子恆善草隸書爲四體書勢云隸書者篆

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又云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案眞草之語見魏武選舉令及蔡琰別傳江南諺

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

補漢書游俠傳陳遵贖於文辭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師古曰

去亦藏也音邱呂反又音舉

案今人多作弄字疏所助切承晉宋餘俗相與事之故無頓狼

狽者

補狼狽獸名皆不善於行者故以喻人造次之中書跡不能善也

吾幼承門業加性愛重

所見法書亦多而翫習功夫頗至遂不能佳者良由無分故也

補分謂天

分扶問切然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爲人所

役使更覺爲累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

世說巧藝篇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楹

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救兒孫勿復學書劉孝標注文章敘錄韋誕字仲將京兆杜陵人以光祿大夫卒衛恆四

體書勢云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榑乃籠盛誕轆轤長綆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

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案下當從諸本別爲段

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惟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

晉書



王羲之傳羲之字逸少幼諳於言及長辯瞻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案逸少人品絕高有遠識此以蕭子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風流蕭散目之亦淺甚矣

文章宏

切

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

案梁書蕭子恪傳子

恪第八弟子顯著齊書六十卷又云子雲字景喬子恪第九弟也善草隸爲世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高祖論其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寔當與鍾元常並驥爭先其見賞如此著晉書一百十卷無著齊書事此蓋誤王寢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書工記也

崎嶇碑碣之閒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

至今日邪

周書王褒傳褒字子淵琅邪臨沂人自祖儉至父規並有重名於江左褒識量淵通志懷沈靜博覽史傳

尤工屬文梁國子祭酒蕭子雲其姑夫也特善草隸褒遂相模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世江陵城陷元帝出降褒與王克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太祖謂褒及克曰吾卽王氏甥也卿等並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爲情勿以去鄉介意俱授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並荷恩賜世宗篤好文學衰與庾信以此觀之慎勿以書  
才名最高特加親待乘輿行幸褒常侍從

自命雖然厮狽之人以能書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爲謀

也

案下當分段

梁氏宋本作武訛祕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嘗得十

卷二王羲之獻之也本傳獻之字子敬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

大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方知陶隱居已阮交州晉書阮籍傳附阮放字思度時成帝幼沖

庾氏執政放求爲交州乃除監交州軍事揚威將軍交州刺史蕭祭酒諸書謂子雲也本傳大

騎常侍國子祭酒莫不得羲之之宋本有逸字體故是書之淵源蕭晚節所

變乃是右軍年少時法也羲之官右軍將軍案下當分段

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尙所有部帙楷正可觀

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

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

梁書邵陵王頗傳綸字世調高祖第六

子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宋本注一本注前上朝野翁

然以爲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

畫虎不成馬援語已見

至爲一字唯見

數點或妄斟酌

遂俗本作

便轉移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

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爲

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

案此字今猶然先人爲老

如此非一徧滿經傳唯有姚元標

宋本標非

工於草隸

重校正舊本

言繕寫墳籍方以楷正爲善斷無兼取於草草固

有逐便轉移者已見排斥於上矣今改從楷字畱心小學後

生師之者眾泊於齊末祕書繕寫賢於往日多矣

案下當分段

江南閩里閒有畫書賦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爲其人未甚

識字輕爲軌則託名貴師世俗傳信後生

翻宋本誤作人

頗爲所誤也

補案林罕字源偏倚小說序云俗有隸書賦者假託許慎爲名頗乖經據顏氏家訓云斯實陶先生弟子杜道士所爲大誤時俗吾家子孫不得收寫案此作畫書林作隸書此云貴師卽隱居也而林以爲假託許慎未知實一書否

畫繪之工亦爲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嘗有梁元帝手

畫蟬雀白團扇及馬圖亦難及也武烈太子偏能寫真坐上賓

客隨宜點染卽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矣

武烈太子已見

蕭賁劉

孝先

梁書劉潛傳第七弟孝先武陵王紀法曹主簿王遷益州隨府轉安西記室承聖中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峽口兵

敗至江陵世祖以爲黃門侍郎遷侍中兄弟並善五言詩見重於世文集值亂今不具存

劉靈並文學已外

復佳此法翫閱古今

宋本作翫古今

特可寶愛若官未通顯每被公

私使令亦爲猥役

猥并雜也

吳郡顧士端出身湘東王國侍郎

隋書百官

志王國置中尉侍郎執事

中尉後爲鎮南府刑獄參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

人父子竝有琴書之藝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

城劉岳囊之子也仕爲驃騎府管記平氏縣令

宋書州郡志南義陽太守領縣

二有平氏令漢舊名屬南陽

才學快士而畫絕倫後隨武陵王入蜀下牢之

敗遂爲陸護軍畫支江寺壁與諸工巧雜處向使三賢都不曉

畫直運素業豈見此恥乎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觀德擇賢亦濟身之急務也

易繫

辭下傳弦木爲弧刻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禮記射義射者何也射以觀德也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

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

江南謂世之常射以爲兵射冠冕儒生多

不習此別有博射弱弓長箭施於準的揖讓昇降以行禮焉防

禦寇難了無所益

補難乃旦切

亂離之後此術遂亾河北文士率曉

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

補抱朴子自敘篇昔在軍旅會手射追騎應弦而倒殺二賊一

馬遂以得免死

三九讌集常糜榮賜雖然要輕禽截狡獸不願汝輩爲

之

補要與邀同枚乘七發逐狡獸集輕禽

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師多不能中

補復扶又切

古者

卜以決疑

左氏桓十一年傳卜以決疑不疑何卜

今人疑生於卜何者守道信謀

欲行一事卜得惡卦反令忒忒

元注音救揚也補令郎丁切下同

此之謂乎且

十中六七以爲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奇偶自然半收

何足賴也

補奇居宐切

世傳云解陰陽者爲鬼所嫉坎墮貧窮多不

稱屠本泰

補壤力敢切楚詞九辯坎壤今作通泰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壤一作廩

吾觀近古以來尤精

妙者唯京房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多或罹災此言令人益信

漢書京房傳房字君明東郡頓邱人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

常曰得我道以亾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燮變分六十卦更

值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上意向之

石顯五鹿充宗皆嫉之出爲魏郡太守去月餘徵下獄與前從

房受學者張博皆棄市魏志管輅傳輅字公明平原人安平趙

孔曜薦於冀州刺史裴徽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

則妙同甘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徵辟爲文學從事大友善

之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歎

曰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

也卒年四十八晉書郭璞傳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妙於陰陽

算歷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復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

書九卷與之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

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王敦謀逆使璞筮璞曰無成曰卿更爲筮

壽幾何荅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往武昌壽不可測

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儻值世網嚴密強負此名便有

日月中敦怒收璞詣南岡斬之儻值世網嚴密強負此名便有

詿誤亦禍源也及星文風氣率不勞爲之補強其兩切吾嘗學

六壬式亦值世閒好匠聚得龍首金匱玉輪變玉歷宋本注一本

玉歷案今本十許種書隋書經籍志六壬式經雜占九卷六壬

皆與一作同首經三卷注上經三十六占下經三十六占共七十二占討求

法係六壬占門又黃帝金櫃玉衡經一卷亦六壬占法無驗尋亦悔罷凡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不

信但去聖既遠世傳術書皆出流俗言辭鄙淺驗少妄多至如

反支不行竟以遇害歸忌寄宿不免凶終拘而多忌亦無益也

後漢書王符傳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章懷注凡反

支日用月朔爲正戊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

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

支見陰陽書又郭船傳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

必端膝行路聞凶便解駕雷止還觸歸忌則寄寓鄉亭年老寢

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墻囚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補章懷注



陰陽書歷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

算術亦是六藝要事

補周禮係氏六藝六曰九數鄭司農云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

不足芴要今有重差句股疏云此皆依九章算術而言今以句股替芴要案今所傳周髀乃周公問於殷高者即句股之法

自古儒士論天道定律歷者皆學通之

補如張蒼鄭康成蔡邕張衡諸人皆明此術

然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江南此學殊少唯范陽祖暅

元注音盈精

之位至南康太守

補隋書律歷志中梁初因齊用元嘉歷大監三年下詔定歷員外散騎侍郎祖暅奏稱史

官今所用何承天歷稍與天乖緯緒參差不可承案破詔付靈臺與新歷對課疎密至大同十年制詔更造新歷河北

多曉此術

醫方之事取妙極難不勸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藥性小小和合

補古

居家得以救急亦為勝事皇甫謐殷仲堪則其人也

晉書皇甫

謚傳謚有高尙之志自號名晏先生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  
或勸謚脩名廣交謚以爲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  
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名守論以荅之初服寒  
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隋書經籍志皇甫謚曹欽論寒  
食散方二卷人又殷仲堪傳仲堪陳郡人父病積年衣不解帶  
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毀以孝聞

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補禮記曲禮下大夫喪哀毀以孝聞古來名士  
多所愛好補呼號切泊於梁初衣冠子孫不知琴者號有所闕補泊

切大同以末斯風頓盡然而此樂情情雅致有深味哉叔夜琴

賦情情琴德不可測兮李善注韓詩曰情情和悅貌今世曲解雖變於古猶足以暢神情

也唯不可令有稱譽補令耶見役勳貴處之下坐以取殘杯冷

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况爾曹乎晉書隱逸傳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善屬文能鼓琴

武陵王廙使人召之逵對使者  
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

家語曰君子不博爲其兼行惡道故也

補家語五儀解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

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爲對曰爲其有二乘

論語云不

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說文博局戲六箸十二碁也古者爲曹作博方言五圍碁謂之弈自

關而東齊魯之閒皆謂之弈

然則聖人不用博弈爲教但以學者不可常精

有時疲倦則儻爲之猶勝飽食昏睡兀然端坐耳至如吳太子

以爲無益命韋昭論之

吳志韋昭傳昭字宏嗣吳郡雲陽人爲太子中庶子時蔡頴亦在東宮性好博

注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昭論之

王肅葛洪陶侃之徒不許曰觀

手執此竝勤篤之志也

王肅事未見晉書葛洪傳洪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碁局幾道檮蒲齒名晉中

興書陶侃爲荊州見佐吏博弈戲具投之於江曰圍碁堯舜以教愚子博般紂所造諸君竝國器何以此爲

能爾爲

佳古爲大博則六箸小博則二莞今無曉者比世所行一莞十

二碁數術淺短不足可翫

鮑宏博經博局之戲各設六箸行六碁故云六博用十二碁六白六黑所

擲骰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爲一畫者謂之塞兩畫者謂之白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在五塞之間謂之五塞補廣雅博箸謂之箭楚詞招魂萑蔽象碁有六簿王逸注蔽簿箸也案楚渠營切卽瓊也溫庭筠詩用雙瓊卽二碁也圍碁有手談坐隱之目頗爲雅戲

世說新語巧藝篇王中郎以圍碁爲手談但令人

耽憤廢喪實多不可常也

補令郎丁切憤胡對切心亂也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爲其矢之躍也

補禮記投壺壺頸脩

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爲於僞切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西京雜記下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爲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爲驍言如博之擊梟於掌中爲驍傑也每爲武帝投壺輒賜金帛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瓊

宏瑚宏

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

補陳書周宏正傳子瑱官至吏部郎梁書儒林傳賀

場子革字文明少通三禮及長編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其子未見

竝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嘗

爲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

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

北齊文襄六王傳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

子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文有技藝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

璣文襄第四子面柔心壯音容兼美爲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

雖一瓜數果必彈棊亦近世雅戲藝經彈棊二人對局黑白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下呼上

擊之世說巧藝篇彈棊始自魏宮內用妝奩戲文帝於此戲特

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者有客自云能使爲之客著葛巾

角低頭拂棊妙踰於帝注傳子彈棊賦敘曰漢成帝好蹴鞠劉

向謂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棊則此戲

其來消愁釋憤時可爲之

終制第二十

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

補分扶問切

吾年十九值梁家喪亂其間

與白刃爲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於今古人云五十不

爲夭

蜀志先主傳注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曰人五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

念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爲念先有風氣之疾常疑

奄然聊書素懷以爲汝誠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

補之推九

世祖含隨晉元帝東度故建鄴乃其故土也本傳觀我生賦經長于以掩抑展白下以流連自注靖侯以下七世墳塋皆在白

下旅葬江陵東郭承聖末已

俗本脫宋本有

啓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

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北地燒塹便值本朝淪沒流離如此

數十年閒絕於還望今雖混一

通鑑隋文帝開皇七年滅梁廢其主蕭琮爲菑公八年冬十月

以晉王廣爲淮南行省尙書令行軍元帥帥師伐陳九年正月獲其主叔寶陳國平家道罄窮何由辦此

奉營資費且揚都污毀無復子遺還被下溼未爲得計自咎自

責貫心刻髓計吾兄弟不當仕進但以門衰骨肉單弱五服之

內傍無一人播越他鄉無復資廕補復扶使汝等沈淪廝役以

爲先世之恥補沈直深切何休注公羊宣十二年傳艾草爲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故覩冒人間

不敢墜失補覩土典切面醜也兼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故也今

年老疾侵儻然奄忽豈求備禮乎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勞復

魄儀禮士喪禮復者一人注復者有司招魂復魄也殮以常衣先夫人棄背之時補背蒲昧

切屬世荒饑家塗空迫補屬之欲切兄弟幼弱棺器率薄藏內無磚

板補藏切吾當松棺二寸衣帽已外一不得自隨牀上唯施七星

板至如蠟弩牙玉豚錫人之屬竝須停省補所景切糧饗明器故不

得營

補禮記雜記上載糗有子曰非禮也注糗米糧也言死者

不食糧也又曰喪餼簠衡實見開而后折入注此謂葬時

藏物也衡當爲桁所以廢甕甗之屬檣弓上孔子曰竹不成用

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竿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

無筭虞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又下篇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

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孔子謂爲芻靈者善

謂爲備碑誌旒旒彌在言外補釋名碑被也此本葬時所設旒

者不仁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無故建於道陌之頭

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案誌墓起於後世蓋納於壙中

使後人誤發掘者從而掩之耳然能如此者百不一二今金石

文字中所載諸誌銘甚多未聞有復掩於故土者則亦無蓋之

舉而已旒旒古之明旌也旒則旒之垂者世說排調篇桓南郡

與殷荊州共作了語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旒又案釋名無故之

言猶云載以髓甲車補周禮遂師共丘籠及蜃車之役注四輪

物故耳載以髓甲車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禮記雜記

上其轄有袂注轄載板將殯之車飾也袂謂髓甲邊乃緇布裳

帷圍棺者也又云載以輪車注輪讀爲輕或作搏周禮有蜃車

蜃輕聲相近其制同乎輕崇蓋半乘車之

輪正義以其蜃類蓋迫地而行其輪宜卑

觀土而下平地無墳



若懼拜掃不知兆域當築一堵低牆於左右前後隨爲私記耳

宋本有無靈筵勿設枕几朔望祥禱  
補案禮記祭義有朔月月半

別本無  
開傳期而小祥又期  
而大祥中月而禫 唯下白粥清水乾棗不得有酒肉餅果之

祭親友來餽酌者一皆拒之  
補餽陟衛切祭酌也酌  
汝曹若違

吾心有加先妣則陷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內典功德隨力所至

勿剗竭生資使凍餒也四時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親不

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殺生爲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

之德霜露之悲有時齋供  
補居  
及七月半孟蘭盆望於汝也  
宋本

注一本無七月半孟蘭盆六字卻作及盡忠信不辱其親所望  
於汝也案顏篤信佛理固宜有此言今諸本刪去六字必後人  
以其言太陋而因易以他語耳然文義殊不貫補孟蘭盆經目  
連見其父母生餓鬼中卽鉢盛飯往餉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

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馳還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所  
柰何當須十方眾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當爲七代父母  
厄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佛勅眾僧皆  
爲施主祝願七代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是時目連母得脫  
一切餓鬼之苦目連白佛未來世佛弟子行孝順者亦應奉盂  
蘭盆供養佛言大善故後人因此廣爲華飾乃至刻木胡竹飴  
蠟剪綵摸花葉之形極工妙之巧孔子之葬親也云古者墓而不墳丘東西南

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

補禮記檀弓上文識音志

然則

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守墳墓之時況爲事際所逼也吾今羈  
旅身若浮雲竟未知何鄉是吾葬地唯當氣絕便埋之耳汝曹  
宜以傳業揚名爲務不可顧戀朽壤以取湮沒也

顏氏家訓卷第七終

渭南嚴式誨謝鐫  
成都龔道耕重刻

顏氏家訓補校注

抱經堂刻顏氏家訓注最稱善本刊成後召弓學士自爲補  
注重校者再嘉定錢辛楣少詹又爲補正十餘事仁和孫頤  
谷侍御讀書脞錄海甯錢廣伯明經讀書記亦續有校補興  
化李審言復爲補注而余所見遵義鄭子尹徵君父子校本  
又有出諸家外者近榮縣趙堯生侍御成都龔向農華陽林  
山腴兩舍人皆篤嗜是書各有箋識戊辰孟春余重刊盧本  
凡學士補注重校各條悉散入本文據以改補又纂錢孫諸  
家之說錄爲一卷咫聞所及亦附載之又宋沈揆本明程榮  
本遼陽傅太平本文字異同有可兼存而原本未採者亦掇

錄一二於抱經所謂不能盡知出處者補苴不能十一亦冀博雅之士有以教我也庚午八月渭南嚴式誨記

卷一

序致第一

便蒙誨誘

重校正云誨誘誤作誘誨今改正

教子第二

恣其所慾

原本慾作欲重校正云各本欲皆作慾今據改

宜誠翻獎注說文獎嗾犬厲之也

重校正說文獎誤作獎今改正

王大司馬母魏夫人

嘉定錢氏大昕云注中應增入貞陽既踐位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數句則大司馬字方有著落

後嫌宰相注乃令子宣表彈士開

案子宣上當依史前文增王字

可爲靈龜明鑒也

案宋沈揆本爲作謂

以此伏事公卿

興化李氏詳云文選陸機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誰謂伏事

淺李善注周禮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曰服事鄭司農曰服事謂公家服事伏與服同

兄弟第三

不爲旁人之所移者免夫

案宋本旁作傍

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注史記魏其武安侯傳云云

華陽林氏思進云風操篇言子姪始於晉世其說甚明至史記子姪亦子姓之誤前人已辨之不必更引爲證

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注從子用切

海甯錢氏復云羣從之從疾用切從母集韻類篇似用切邪

母若子用切則精母乃曲禮欲不可從論語從之純如也之從

人之事兄不可同於事父何爲愛弟不及愛子乎

重校正云宋本爲字作怨若依宋本則上句似當云人之事兄不能同於事父語意方合各本皆作不可同理未爲通式誨案此當依宋本作怨不可猶不能也可能二字古多通用林云爾雅釋言猷肯可也肯可互訓此可字正作肯字用

後娶第四

積年累月注累力僞反

海甯錢氏云力僞切訓緣坐也此訓增也當作力委切



基每拜見後母

原本基下有諶字重校正云各本皆無諶字係誤衍今據刪  
汝南辭包孟嘗

案明程榮本包下有字字

治家第五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

案程本如作雖

莫非種殖之物

原本殖作植重校正云各本皆作種殖今據改

奴婢徹屋爲薪略盡

宋本婢作僕

故汝常貧注宋本常作嘗非

案宋本原注一本嘗作常

正當輔佐君子

式誨案毛詩序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  
顏語本此

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

李云御覽四百八十五引六韜太公對武王曰養女太多四  
盜也

先人傳體

案宋本傳作遺

風雨蟲鼠之所毀傷注蟲本皆作犬宋本注一作蟲

案注原本作蟲本作犬元注本作蟲今據重校正改

其故紙有五經詞義

原本詞作辭重校正云各本辭皆作詞今據改

卷二

風操第六

臧嚴之子也

重校正也字誤脫今據補

竟以不辨而還

重校正還誤作退今改正

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

李云高注淮南子敘以父諱長所著諸長字皆曰修

乃謂銷鍊物爲銷絹物

案銷鍊宋本作銷鍊是也當據改

王修名狗子注魏志王修傳不載名狗子語

李云世說新語文學篇許掾年少時人以比王荀子劉孝標注荀子王修小字南朝俗字有假荀爲狗者何敬容曾爲人所戲荀子卽狗子此晉王修非魏人

上有連及

林云如名狗子則連及父爲狗之類

晉代有許思妣孟少孤注竝未詳

李云世說新語政事篇許柳兒思妣者至佳又棲逸篇注袁宏孟處士銘處士名陋字少孤式誨案劉孝標世說注引許

氏譜曰永字思妣經典釋文敘錄論語孟整注十卷一云孟

陋陋字少孤江夏人東晉撫軍參軍不就

案盧氏補注已引晉書今補所未及

梁世有庾晏嬰祖孫登注竝未詳

嘉定錢氏云案梁書文學傳庾仲容幼孤爲叔父詠所養初爲安西法曹行參軍詠時已貴顯吏部尙書徐勉擬詠子晏嬰爲宮僚詠垂泣曰兒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迴

用之

亦鄙事也注宋本作才

案程本亦作事

近在議曹其平章百官秩祿

李云杜甫詩目有余與主簿平章鄭氏女子語朱鶴齡注引

太平廣記吾當爲兒平章語蓋至唐猶用之

及南北風俗注疑當作今

案宋本及作今當據改

蔡邕書集呼其姑女爲家姑家姊

案姑女明傅太平本作姑姊是也當據改

梁武帝弟出爲東郡注續漢書郡國志東郡秦置屬兗州

嘉定錢氏云此東郡謂建康以東之郡如吳郡會稽之類若秦漢之東郡不在梁版圖之內

父母之羣從世叔父母注從直用切

海甯錢氏云直用亦當作疾用直是澄母舌上音直用切乃輕重之重也

而陸機集有與長沙顧母書注陸此書今已亡

李云本書文章篇引陸機與長沙顧母書述仲弟士璜死痛心拔腦有如孔懷此八字卽書中語雖無全文亦當引彼證此

名亦呼爲字字固呼爲字注各本固下有因字似衍文

遵義鄭氏知同云金石錄卷廿三引無因呼二字據剛式海  
案如盧鄭所刪語亦不悛宋人愛日齋叢鈔卷一引作字亦  
因呼爲名疑是

禮間傳云注傳張戀切

海甯錢氏云經傳之傳直戀切郵傳之傳張戀切直澄母張  
知母同是舌上音而清濁迥別

禮以哭有言者爲號

案宋本有作無當據改

哭則重喪



重校正則誤作必今改正

天奪其算

案宋本其作之

同席談讌

案宋本席作集

思魯等第四舅母親吳郡張建女也

林云俗讀多誤以親字絕句按春秋繁露竹林篇齊頃公親  
齊桓公孫史記淮南王傳大王親高帝孫梁孝王世家李太  
后親平王之大母也容齋隨筆七引顏魯公書遠祖顏含碑  
晉李闡之文也云君是王親丈人故呼王小字皆可證蓋古

人自有此種語也

及月小晦後忌之日所經此日注蓋謂親或以月大盡亡而所值之月只有二十九日乃月小之晦日卽以爲親之忌日所經也

遵義鄭氏珍云六朝時更有忌月之說張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音樂晉穆帝將納后以康帝忌月疑之下其議皆見於史相沿至唐不廢唐書王方慶傳議者以孝明帝忌月請獻俘不作樂可見而又有此月中忌前晦前忌後晦後各三日之說唐書韋公肅傳睿宗祥月太常奏前忌與晦三日後三日皆不聽事忌晦之明日百官叩側門通慰蓋沿隋以前

舊習也黃門此云月小晦後正謂忌月之晦前後三日月小則廿七八九也此與伏臘分至皆在忌日之外故黃門自言己喪親後如此於忌之外所經等日猶感慕異於餘辰不必正忌日也忌之外所經此日一句沈本外作日誤盧注非猶應感慕

重校正猶誤作尤今改正

劉字之下卽有昭音注案古蕭豪尤侯皆通

案蕭豪尤侯古音雖通然劉字不得有昭音也疑劉當作照蓋劉昭之子不爲照字以其有昭音耳然昭之與照平去本殊卽使有昭音亦如呂尙之上趙壹之一不能盡諱也

乙子稱其父已往補注云云

林云補似微誤其字乃書中語氣下云時以爲笑者蓋笑其  
不審早晚不願望而對遽云已往所謂陷於輕脫此耳

蒼頡篇有侑字音羽罪反

嘉定錢氏云廣韻十四賄部有侑字云痛而叫也于罪切與  
羽罪音正同高郵王氏念孫蒼頡篇校本云侑字從肴得聲  
羽罪于來二反皆與肴聲不協說文侑刺也一曰痛聲胡茅  
切玉篇音訓與說文同皆無羽罪于來之音僧祇律卷十三  
音義云痛諸書作侑通俗文云侑于罪反痛聲曰侑于罪與  
羽罪同音然則音羽罪反之侑字乃侑字之訛痛侑竝從有

得聲與貨賄之賄相近故蒼頡訓詁音羽罪反聲類音子來反今人痛呼之聲猶有若此者然廣韻集韻類篇竝同則此字之訛久矣鄭氏校本據王說改式誨案侑字在說文爲姁之或體姁耦也在經典則爲侑助之義無羽罪之音及痛聲之義也僧祇律音義三侑字疑侑字之訛侑從肴聲得音羽罪反者亦猶聲從斡聲而音莫交反也說文侑字明有痛聲之義王說恐未可據

事雖不重

重校正云各本皆誤衍一事字

其門生僮僕

李云日知錄卷二十四言南史所稱門生今之門下人也歷引徐湛之謝靈運顧協姚察等傳證其冗賤黃門此與僮僕竝稱亦從其類也

慕賢第七

未嘗不心醉

李云莊子應帝王篇鄭有神巫曰季咸列子見之而心醉

覈其精麤

覈原本誤覆據重校正改

有丁覘者洪亭民耳

李云張彥遠法書要錄丁覘與智永同時人善隸書世稱丁

眞永草此人與永師齊名則亦非不爲世所知者矣

一皆使之

案宋本作一皆使典之注云一本無典字

將士解體注將子亮反

子原本誤于據海甯錢氏校改

關中人至今譽之

案宋本無人字

張延雋補注北周書孝義傳張元河北芮城人父延雋仕州郡累爲功曹主簿以純至爲鄉里所推

案北周書之張延雋僅爲州郡功曹主簿此張延雋乃晉州

行臺左丞疑別一人通鑑百廿七先是晉州行臺左丞張延  
雋公直勤敏儲侍有備百姓安業疆場無虞諸嬖倖惡而代  
之由是公私煩擾似卽據家訓之文

卷三

勉學第八

多者或至禮傳注傳張戀切

海甯錢氏云傳謂春秋三傳也當作直戀切

以此銷日

原本銷作消重校正云各本消皆作銷今據改

三九公讌



仁和孫氏志祖讀書勝錄云徐北溟云三九謂公卿也後漢書郎顛傳陛下踐祚以來三九之位未見其人注三公九卿也抱朴子辨問篇蔑三九之官背玉帛之聘李云吳志王蕃傳注引吳錄跨越三九之位亦指公卿而言

安可不自勉耶注宋本安作汝

原注宋本有汝字重校正云宋本安作汝向注誤今改正

長弣強弓

成都龔氏道耕云弣當作稍稍與槩同矛長丈八謂之稍弣玉篇訓弓使箭集韻訓弓末不得云長弣也

但知承上接下云云注漢書陳平傳高帝以平爲左丞相對上

曰臣主佐天子理陰陽調四時理萬物撫四夷

案漢書本文云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得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云云此注刪宰相者三字割主臣二字而到之殊非且係對文帝語非高帝也當改正

同轅觀罪注未詳

李云成十七年左傳卻犖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卽此事式誨案左傳事似與觀罪無涉以致甘腴注宋本作暎

案宋本腴作輓此誤

敬者身基

案春秋成十三年左傳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  
不可恐懼也注禮記曲禮上貧賤而有禮則志不懼

案記文作貧賤而知好禮此誤當改正

誦靈光殿賦

誦下原本有魯字重校正云各本皆無今據刪

一月廢置

一月下宋本注云一本有日字

梁朝皇孫以下總申之年必先入學

嘉定錢氏云梁書武帝紀天監九年三月乙未詔曰王子從

學著自禮經貴游咸在實惟前誥所以式廣義方克隆教道  
今成均大啟元良齒讓自斯以降竝宜隸業皇太子及王侯  
之子年在從師者可令入學

劉瓛明山賓

瓛原誤作作嶮今正

崔轉爲諸儒道之注爲于僞反

于僞原本誤于爲據錢校改

與諸博士議宗廟事

案宋本議作爭

夏侯元以才望被戮注鍾毓等奏豐等大逆無道

案鍾毓原本誤鍾繇今改正

荀奉倩喪妻注粲別傳曰

別原本誤列今改

召置學生

宋本召作故

欲母早死而悲哭之注沈氏考證云云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

社

原本脫吾必悲哭社五字據攷證原文增

時又患疥

重校正時字誤脫今據補

殊蒙禮遇

重校正四字誤脫今增補

氣喘汗流

重校正汗誤作汙今改正

猶能以學成忠注宋本作猶能以學著忠誠

龔云家訓忠字皆作誠避隋諱序致篇聖賢之書教人誠孝  
是其證此當作以學著誠

我自欲之

原本作吾自安之重校正各本皆作我自欲之今改正

謬誤差失注各本俱作羞慙宋本於羞字下注云一本有差失

字無羞字

小

原本注文作俗本作羞慙宋本差失下仍有慙字誤也重校  
正云向刻誤今略改正

新得史記音而頗紕繆

繆原本作謬重校正云各本皆作繆今據改

遂謂朝士言

重校正元注遂一一謂言遂字誤脫今據補

亦紫色拋聲注瞰口濫切

注瞰原本誤瞰今正

談說製文援引古昔

原脫援引古昔四字據重校正增補

羞爲鄙朴

朴原作樸重校正云各本皆作朴今據改

上荊州必稱峽西注荆在巴峽西

嘉定錢氏云荊州在巴峽之東不當云峽西蓋陝字之譌南齊書州郡志江左大鎮莫過荆揚周世二伯總諸侯周公主陝東召公主陝西故稱荊州爲陝西也俗生耳受便以陝西代江陵之稱則昧於地理故顏氏譏之龔云江左僞置雍州於襄陽襄陽爲荊州郡故稱荊州爲陝西耳式誨案宋本明本及俗閒本皆作陝字不知盧本何以誤峽當改正



下揚都言去海邦

邦字宋本明本俗閒本俱作郡當改正又案禹貢淮海惟揚州疆域至廣若六朝之揚都則不濱海故不得云海郡也注云云誤

習賦誦者信褚詮而忽呂忱

李云隋書經籍志百賦音十卷宋御史褚詮之撰

一手之中向背如此況異代各人乎元注世人皆以通俗文爲服虔造未知非服虔而輕之猶謂是服虔而輕之

重校正謂字誤脫今補

兄弟皆山傍立字而有名峙者注段云說文有時無峙後人凡

從止之字每多從山至如岐字本從山又改路岐之岐從止則又山變爲止也顏意謂從山之峙不典不可以命名

宋本峙作峙龔云宋本是也顏時俗書峙作峙故以正體書之以見其字本不從山

兄弟皆木傍立字而有名機者注宋本木傍作手邊非段云機字本作机說文有机無機其幾微亦不從木世俗作機字亦不典也

龔云宋本作手邊是也顏時俗書機作機而機字本不從手與上峙字同說文木部機主發謂之機机机木也唐韻居履切與機字音義俱異段謂機字本作机說文有机無機皆不

可解式誨案龔說是也重校正云兄弟皆手傍

本作邊

立字而

有名機者手誤作木機誤作機今併注一皆改正據此則注文所引段說机字當作機機字皆當作機說乃可通然改正文機字作機亦誤

兄弟皆水傍立字而有名凝者注段云此亦顏時俗字凝本從久俗本從水故顏謂其不典今本正文仍作正體則又失顏意矣

龔云凝當依原本作凝段說誤見上式誨案北齊神武諸子澄洋演湛之屬皆水傍立字而有新平王凝正顏氏所譏也若有知吾鍾之不調注沈氏攷證淮南子修務訓昔晉平公令

官爲鍾鍾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鍾音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  
工皆以爲調而以爲不調何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則己若  
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調吾字疑當爲晉字一本以鍾爲種者  
尤非

案吾疑音字之誤程榮本鍾之作之鍾蓋本作知鍾聲誤爲  
之耳

梁世有蔡朗父諱純

鄭校本據明刊本能改齋漫錄引改朗作郎下增者字刪父  
字式誨案漫錄作郎乃朗字缺筆作朗之譌宋本書多如此  
作鄭據改非

卿今食者綠葵菜耳

鄭云漫錄引無菜字

卷四

文章第九

屈原露才揚己

海甯錢氏云露才揚己乃班孟堅語非顏氏自爲評也似應  
提明李云見班固離騷序增見楚辭章句後

司馬長卿竊貲無操

李云漢書揚雄傳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

王褒過章僮約

海甯錢氏云宜引漢書王褒字子淵蜀人宣帝時爲諫議大夫云云補注於後以別於周之王褒

杜篤乞假無狀

獸原本作厭重校正各本皆作獸今據改

謝靈運空疏亂紀

嘉定錢氏云案靈運空疏延之隘薄二語見宋書廬陵王義

眞傳

宋孝武帝注孝武於簡文之崩時年十歲至晡不臨左右進諫答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謝安歎其名理不減先帝旣威權已出雅有人君之量已而溺於酒色爲長夜之飲見弒寵妃所謂

皆負世議者也

案文言宋孝武帝而注乃引晉孝武殊誤海甯錢氏云擬改云孝武爲人機警勇決學問博洽文章華敏省讀書奏七行俱下又善騎射而奢欲無度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嬖妾侍臣賞賜傾府藏末年尤貪財利終日酣醉少有醒時所謂皆負世議者也

砂礫所傷慘於矛戟

林云荀子榮辱篇傷人之言深於矛戟

桓譚以勝老子注宋本桓譚作袁亮未詳

案宋王正德餘師錄三引此亦作袁亮

齊世有席毗者注俗本誤作辛毗

案餘師錄引此亦作辛後席笑曰席字同

猶人乘騏驥注宋本無人字

案餘師錄引無人字

宜以古之製裁爲本

原本無之字重校正之字誤脫今據補

撰西府新文紀無一篇見錄者注俗本紀作史記二字

案明傅太平本作史訖二字史字誤衍紀字當依明本作訖

屬下讀

魏收愛慕任昉

顏氏家訓

補校注

亢

渭南嚴氏孝



宋本無收字餘師錄引同當刪

各有朋黨

宋本有作爲餘師錄引同

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注漢書鄒陽傳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案此文不同蓋各有所本

冀云水經注淇水篇引論語撰考讖云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蹶墮車

颯颯雲母舟 灑又颯颯其母

重校正颯誤作飄下亦同今竝改正

送兄賦桓山之悲

案家語所載桓山事於送兄不協兄字疑兒字之譌

然委我而夙喪

餘師錄引然作倏

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永蠶之思

李云藝文類聚十四曹植武帝誄潛闈一扇尊靈永蠶

匹婦於考也

餘師錄引作譬婦爲考

倪天之和

餘師錄引和作妹

或曰古者虞殯之歌或曰出自田橫之客

宋本曰叢作云餘師錄同

疎失厥體

餘師錄引疎作殊疑是

略舉一兩端以爲誡

宋本誠下有云字餘師錄同

陸機與長沙顧母書注秦長沙郡漢爲國

重校正注秦字誤作秦今改正

何故言有如也

宋本故下有方字餘師錄同當據增

遜居響北闕愷愷不道車

孫云遽居居字當作車蓋用遽伯玉事何遜早朝詩云遽車  
響北闕鄭履入南宮見藝文類聚朝會類彭叔夏文苑英華  
辨證集本題作早朝車中聽望是也愴愴不道車是譏何詩  
語然不得其解豈以遽車二字音韻不諧亮邪

名實第十

近有大貴以孝著稱

孝下原本有悌字重校正云宋本無悌字俗本有乃衍文今  
據刪

嘗於苦塊之中注禮記問喪寢苦枕塊

注苦字原本作苦重校正云寢苦不作寢苦本儀禮式誨案

儀禮亦是苦字此校語不可解今改正

雜沓參差注參差初登初宜二切

海甯錢氏云初登當是初金之譌宋槧漢書揚雄傳注作初  
林反林金一也

世人汲汲者

宋本人作之

涉務第十一

蓋護其短也

重校正云宋本益作蓋以下文蓋用其長相對蓋字是今據  
改

建康令王復云云元注一本無

案程本傅本無此段

卷五

省事第十二

多爲少善不如執一

案宋本執作熟當是明傅本作熟熟之誤又案易晉正義引蔡邕勸學篇鼯鼠五能不成一技然則四語皆勸學篇文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

李云杭世駿諸史然疑指爲祖珽徐之才二人

事途迴冗注冗而隴切

李云穴當作穴文選幽通賦叛迴穴其若茲曹大家注迴邪也穴辟也韓詩謀猶迴穴穴亦作汎西征賦事迴汎而好還注韓詩曰謀猶迴汎穴汎義通善得各據所引而用之二字猶言反復盧讀爲而隴切非是

不求亦至也

案宋本求作然明傳本作索

季布之入廣柳注鄭康成注周禮云柳聚也

注柳字原本誤作布今改正

大抵諸儒所爭

重校正爭誤作執今改正

既非格令所司幸勿當也

林云史記張釋之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索隱引崔浩云當謂處其罪卽此當字義

止足第十三

周穆王秦始皇注秦始皇紀三十七年七月崩于沙邱平臺  
注三字原本誤二今正

夜填阮谷

填原本作殞重校正宋本殞作填今改正

慎之哉慎之哉

重校正各本皆是疊句刻少三字誤今據增



誠兵第十四

宋有顏延之

嘉定錢氏云案延之未嘗以將兵顛覆其子竣雖不善終亦非由將兵之故且與其父何與後讀宋書劉敬宣傳王恭起兵京口以劉牢之爲前鋒牢之至竹里斬恭大將顏延之乃悟此文顏延下衍一之字牢之事本在晉末而見於宋書故之推繫之宋耳或後來校書者因延之爲宋人妄改晉爲宋也

養生第十五

幼少之日

少原本作小重校正各本小作少今改正

公私驅役

原本驅作勞重校正云宋本勞作驅今改正據改  
爲藥所誤者甚多注古詩服藥求神仙

案注服藥當作服食

臨難求生注難乃旦切

前禍難下已標難字音云次下同此當刪

歸心第十六

篇目下注深斥此篇

重校正深斥誤作刪去今改正

六舟三駕注六舟未詳

陳宣帝懺文登六度舟入三昧海案釋典六波羅蜜譯言度也故以舟喻六者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進五禪定六智慧

千門入善

仁王經若菩薩摩訶薩住千佛刹作忉利天修千法名門說十善道化一切眾生

則亦堯舜之云虛

重校正亦字誤脫今據補

又欲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重校正欲字誤脫今據補

須達流水不必翦落鬚髮

須達爲舍衛國給孤獨長者之本名祇園精舍之施主也見經律異相流水蓋亦長者之名皆不爲僧而得證佛果者俟更考之

如妙樂之世

觀無量壽經曰見彼國土極妙樂事

穰佉之國

穰原作穰重校正各本穰竝從禾案當作穰今據改從禾無盡寶藏

維摩經佛道品以祐利眾生諸有貧窮者現作無盡藏

汝曹若觀俗計

案明傅本觀作顧與廣弘明集同是也當據改

高柴折像注今家語弟子行作弟子解

海甯錢氏云家語有弟子行有弟子解非昔爲弟子行今爲弟子解也啟塾二語固在弟子行

集賓欲讌

原本讌作燕重校正云各本皆作讌今據改

體痒爬搔

痒原本作癢重校正云各本丛作痒今據改

毒口加誣

宋本毒作惡

避之哉

案宋本重一句當據增

卷六

書證第十七

爾雅毛詩傳注傳張戀切

錢云當作直戀切

韻集言次第之第注韻集六卷

注韻集原作集韻重校正云誤倒今改正

何限驕乎注亦非驕也

注非字原誤作今改正

諸侯六閑四種

重校正誤脫四種二字今據補

月令云荔挺出

重校正云字誤脫今據補

五尺犬爲猶

五原本作六重校正五誤作六今改正

故稱猶豫注史記索隱云云

式誨案單行本史記索隱故比之也句下云按狐性亦多疑度水而聽水聲故云狐疑也今解者又引老子與兮若冬涉

川猶兮若畏四鄰以爲猶與是常語且猿猿當依合刻本作按狐聽而云若冬涉川則與是狐類不疑猶兮若畏四鄰則猶定是獸自不保同類故云畏四鄰也此所引據通行合刻本刪節至不成義今正之

左傳曰齊侯痲遂疔

重校正左傳曰三字誤脫今據補

唯周續之毛詩注音爲徂會反注宋本有又音祖會反五字似衍

海甯錢氏云祖會反卽毛詩音義之作會反何所見而謂此五字衍乎豈以徂會祖會爲一乎徂從母祖精母



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

案一名漢之書五字顏氏自注語當旁注據此則李蜀書卽漢之書而唐志乃有蜀李書九卷又有漢之書十卷蓋未見其書而據舊文錄之耳

姓范名長生自稱蜀才

榮縣趙氏熙云范長生見晉書載記

案字林蕭讀是

案釋文引字林擗擗臂也先全反

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慮今伏

案古文二字疑當在亦云二字下

是知慮之與伏

重校正知字誤脫今據補

伎癢不能無出言

林云伎癢二字非西漢時所有於史公文尤不類不得遽以應劭所云謂爲俗寫誤也

張揖云省今省

案上省字當作畱

況三乎

程本傳本作況三頭乎靖康緗素雜記述此文亦有頭字

前隊大夫范仲公

林云漢書王莽傳河東河內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爲六隊郡  
置大夫職如太守

當時耆老相傳

案宋本時作是

而二人皆云重邊

云原本誤曰據重校正改

更何所訓注更古孟切

式誨案此更字似亦應讀古衡切

又云鼓注此鼓字衍

原本注作句或可省重校正謂句本讀斷然語不甚明改作

此四字今據改

爾雅云朮山薊也注朮徒律切

海甯錢氏云朮本作荒廣韻集韻韻會竝直律切舌上音澄  
母若作徒律切則是舌頭音定母

風俗通云諸郭皆諱禿注此語今逸

龔云玉燭寶典五引風俗通云俗說五月蓋屋令人頭禿謹  
案易月令五月純陽姤卦用事齊麥始死夫政趣民收穫如  
寇盜之至與時競也又云除黍稷三豆當下農功最務閏不  
容息何得晏然除覆蓋室寓乎今天下諸郭皆諱禿豈復家  
家五月蓋屋耶

猶文康象庾亮耳補注通典樂六云云

式誨案此出隋書音樂志下通典非根柢又其後追思亮後字當依隋書通典作伎

子皆謂非

重校正謂誤作爲今改正

先儒尙得改文從意注俗本作臨今從宋本

案孫奕示兒編引亦作改文從意

鄭玄注書往往引其爲證

案鄭注儀禮旣夕記禮記雜記竝引說文有輻曰輪無輪曰輕周禮攷工記注引鈔鍤也

說文尸下施几注諸本皆作居下施几誤今改正

案居字不誤猶下文所謂席中加帶惡上安西也

揖下無耳

案宋木耳作口程本下作右似是

業左益片注諸本作益土段云土字誤當本是片字業俗作牒  
見廣韻

案宋本作片不誤顏志邦本作阜爾雅釋宮大版謂之業釋  
文所據本正作牒

新論以金昆爲銀

龔云御覽八百十二引桓譚新論鈔則金之公而銀者金之

昆弟也

晉書以黃頭小人爲茶

重校正人誤作兒今改正

如此之例

重校正例誤作類今改正

卷七

音辭第十八

離騷目楚詞之經

詞原本作辭重校正云各本俱作詞今據改

考覈古今注覈側革切

海甯錢氏云覈下革切廣韻集韻同係喉音匣母若側革切則正齒音照母從無此讀

獨金陵與洛下耳注洛下今之河南開封府

案洛下卽今洛陽舊爲河南府非開封也此誤

蒼頡訓詁反稗爲逋賣

海甯錢氏云賣吳卜俗音麥嫁切入禡韻稗亦入禡韻然固並母不讀幫母也

穆天子傳音諫爲閒注段云云

式誨案諫閒二字疑互誤廣韻諫在諫韻古晏切閒在欄韻古莧切雖同母而音異部異故顏以爲異注引段說疑非



李登聲類以系音羿注廣韻系古詣切

海甯錢氏云廣韻系胡計切喉音匣母若古詣切則牙音見母乃係字之音也羿五詣切牙音疑母

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

錢云劉讀乘爲承今人讀承爲乘互有不是乘牀母承禪母入室求曰搜

重校正入室求曰搜句誤作入室求曰以搜字屬下讀今據改

東郭牙望桓公

案宋本望下有見字

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爲知音矣注廣韻舉莒俱居許切在八語矩俱兩切在九慶故云不同呼

段氏玉裁云說文巨槩同字卽今矩字也其呂切莒舉皆俱許切此本孫愐唐韻唐韻距陸法言顏黃門諸人未遠也廣韻亦引說文槩其呂切莒槩同在八語而不同呼莒第一聲開口槩第三聲閉口也若如廣韻矩讀俱兩切則雖與莒分別入語九慶而實同呼矣此廣韻與唐韻出入不同之一條黃門所云北人多以舉莒爲矩者三字皆讀其呂切也音譜出而後知舉莒讀俱許切合於管子所云口開而不閉又按詩以按徂旅孟子作以遏徂莒然則古人莒旅同音莒從呂

聲本讀如呂管子所云彼時正讀呂音耳海甯錢氏云巨說  
文以爲規矩字經典以爲鉅細字唐韻其呂切乃爲巨鉅字  
作音耳說文加音切者於巨知字之下引之誤也且矩卽讀  
其呂牙音第三羣母與莒之居許切牙音第一見母同爲撮  
口呼不無清濁之分非有開閉之別也所云莒矩不同呼者  
自當讀矩爲俱雨切與莒分八語九麌之爲是也又莒從呂  
聲不必卽讀爲呂且呂力舉切亦撮口呼

焉者鳥名

者原本作字重校正宋本字作者今據改正

下方列德以折之耳

重校正方誤作乃今改正

謂郢州爲永州注通典荊州宋分置荊州司州郢州雍州湘州  
其司州領郡四永州蓋其所隸非謂漢之司隸也

嘉定錢氏云案司州所領郡縣無永州之名竊疑永爲雍之  
譌郢雍聲相近猶鈍之與段耳雍州正漢司隸所部也龔云  
盧注錢說皆非後漢鮑永爲司隸校尉有名六朝文詞習用  
其事故簡文云然謂其以庚辰吳入之郢誤呼爲鮑司隸之  
名耳與地理無涉

以此爲誠

誠原本作戒重校正各本戒竝作誠今據改

雜藝第十九

舉世惟知其書

重校正惟誤作但今改正

阮交州注晉書阮籍傳附阮放字思度時成帝幼沖庾氏執政放求爲交州乃除監交州軍事揚威將軍交州刺史

式誨案注非也阮放不以書名且其人在晉成帝時則與右軍同時人不應在陶隱居後今案張懷瓘書斷中梁阮研字文幾陳畱人官至交州刺史善書其行草出於大王其隸則習於鍾公行草入妙隸書入能又說陶宏景云時稱與蕭子雲阮研各得右軍一體正本家訓

蕭祭酒諸書

重校正誤脫諸書二字今據補

莫不得羲之之體注宋本有逸字

式誨案法書要錄三李嗣真書後品顏黃門有言阮交州蕭

國子陶隱居各得右軍一體書斷下同

見前

則宋本逸體乃一

體之譌當據改補

先人爲老

李云魏張猛龍碑北齊姜纂造像記林有尅字謂張老及老君也其餘諸造像記亦屢見之

唯有姚元標工於草隸

顏氏家訓

補校注

三四

義家塾叢書

重校正云舊本草作楷案此言繕寫墳籍方以楷正爲善斷無兼取於草草固有逐便轉移者已見排斥於上矣今改從楷字式誨案宋本作草明本皆作楷今所傳六朝唐人寫書用草書者多矣重校正語未然今仍從原本

蕭賁

案歷代名畫記蕭賁字文奐多詞學工書畫事梁爲河東太守

吾家嘗有梁元帝手畫

重校正家字誤脫今據補

揖讓昇降以行禮焉

昇原本作升重校正云各本竝作昇今據改

今人生疑於卜

原本作疑生重校正云疑生誤倒作生疑今改正式誨案宋本明本皆作生疑校語蓋誤今改正

聚得龍首金匱玉輪變玉歷十許種書

趙云隋經籍志五行有黃帝龍首經二卷又遊甲敘三元玉歷立成一卷郭遠引撰

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

重校正至字誤脫今據補龔云漢書陳遵傳注李奇曰張竦知有賊當去會反支日不去因爲賊所殺桓譚以爲通人之



蔽也

殷仲堪則其人也

趙云隋經籍志梁有殷荊州要方一卷殷仲堪撰亡  
北地燒博

博原本作磚重校正各本竝從土下同今竝據改

北齊書文苑傳

父勰梁湘東王繹鎮西府諮議參軍注齊書連本身數

注齊字原本誤晉今改

阿那肱不願入陳

原本脫阿那肱三字據史文補

仰浮清之渺渺俯沈與之茫茫

李云班固典引兩儀始判煙煙熅熅或沈而與或浮而清

去琅邪之遷越注金陵本吳地後越滅吳其地遂爲越有故稱越也

式誨案遷越疑是遷流播越之義注非

嗟將相之骨鯁

鯁原本誤顛今據史文改

吟微管而增傷

李云文選傅亮修張良廟教微管之歎任昉求立太宰碑表功參微管又勸進箋歎深微管謝朓八公山詩微管寄明牧

李善皆引論語微管仲釋之

建飛雲及舳舻

李云劉造吳都賦注飛雲吳大舳名

昔重華之賓帝寔兄亡而弟及自注昭明太子薨

重校正太子自脫昭明二字今補正

歎扶車之不立自注嫡皇孫驪出封豫章王而薨

嘉定錢氏云扶車疑是扶蘇之譌蓋以秦太子扶蘇比昭明

太子也又云嬌當作嫡

案原本誤嬌今據史文改驪梁書作歡

以下省稱錢云

非社稷之能衛

錢云監本殿本俱有小字注童汪錡三字疑非本注

僅書記於階闈

重校正階誤作陞今改正

撫軍鎮於夏汭自注又第二子綏甯度方諸

錢云度當作侯下文陽侯字亦譌爲度可證也梁世諸王之  
子例封縣侯

王凝坐而對寇

龔云晉書王凝之傳仕歷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  
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爲之備凝之不從方入  
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  
矣遂爲孫恩所害

白詡拱以臨兵注白當指鮑泉猶言白面書生也詡拱或是詡拱之誤

龔云白面書生不得但謂之白注非白詡疑向栩之譌後漢書獨行向栩傳張角作亂栩上便宜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當自消滅此與上句王凝爲對皆以喻郢州無備也南監本北齊書作白羽亦誤

懿永寧之龍蟠自注永寧公王僧辯據巴陵城

重校正據誤作救今改正

奚聞道之十年

錢云後漢書公孫述傳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子系十二爲

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  
況十二乎

赴楚民之有望

李云春秋哀公十八年左氏傳葉公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  
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  
也

穢無名之不抗注禮記檀弓下又矜而赦之

注矜字原本誤從今改

民百萬而囚虜書千兩而煙燭

李云潘岳西征賦詩書燭而爲煙式誨案歷代名畫記一引

此民作人民書作書史

溥天之下斯文盡喪自注北於墳籍

案注北於疑北方之誤籍南監本作典

畱釧之妻人銜其斷絕

孫云御覽七百十八引晉記云王達妻衛氏太安中爲鮮卑所掠路由章武臺畱書竝釵釧訪其家

擊磬之子家纏其悲愴

孫云擊磬之子見呂氏春秋精通篇李云今檢呂覽云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荅曰臣之父不幸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

擊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矣是故悲也

試拂著以貞筮

筮原本誤噬據史文改

珥貂蟬而就列自注時以通直散騎常侍

重校正時誤作將今改正

亦佞臣之云使自注禪衣悉羅纈錦繡珍玉織成五百一段

自注織字原本誤纈據北齊書改

私自怜其何已

李云宋玉九辨私自憐兮何極

亡壽陵之故步



李云注引莊子祗作故行漢書敘傳班嗣報桓譚書作故步  
顏兼用之

臨太行以逡巡

李云阮籍詠懷詩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義見國策

顏氏家訓補校注 終

北齊書文苑傳

舊史官盧文昭注釋

顏之推字介珉，琅琊臨沂人也。九世祖含，從晉元東度官，至侍中。

右光祿西平侯。

晉書孝友傳：顏含字宏，都琅邪，莘人也。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聞。元帝

過江，以爲上虞令。歷散騎常侍、大司農、豫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遷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年九十三卒。諡曰靖。父勰，梁湘東王，繹鎮西府，諮議參軍。

三子：髦、謙、約，並有聲譽。父勰，梁湘東王，繹鎮西府，諮議參軍。

和帝卽位於江陵，以爲治書侍御史，兼中丞。高祖受禪，見遠乃

不食，發憤數日而卒。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見稱。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釋褐湘東王國常侍，又兼府記室。世祖出鎮荊州，轉正記室，感家門事義，恆辭徵辟，遊於蕃府而已。卒年四十二。

二子：之儀、之推。補案：梁書以含爲協七世祖，則是之推之八世祖也。史家所紀世數往往不同，有從本身數者，亦有離本身數者。今攷顏氏家廟碑，含子髦字君道，髦子琳字文和，琳子靖之。

顏氏家訓

傳

一

渭南嚴氏孝

字茂宗靖之子騰之字宏道騰之子炳之字叔豹炳之子見遠  
字見遠見遠子協則梁書離本身數齊書連本身數是以不同  
魏之與協義相近家廟碑作協與梁書同世善周官左氏學之推早傳家業年十二

值繹自講莊老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羣書  
無不該洽詞情典麗甚爲西府所稱繹以爲其國左常侍加鎮

西墨曹參軍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邊幅

謂無容儀也此之推  
自言云爾見序致篇時

論以此少之繹遣世子方諸出鎮郢州以之推掌管記值侯景  
陷郢州頻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則以獲免囚送建鄴景平  
還江陵時繹已自立以之推爲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後爲周軍  
所破大將軍李顯重之薦往宏農令掌其兄平陽王慶遠書幹  
值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來奔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顯

祖見而悅之卽除奉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眄天  
保末從至天池以爲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敕書出示  
之推之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顯祖乃曰且停由是遂寢  
河清末被舉爲趙州功曹參軍尋待詔文林館除司徒錄事參  
軍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閉明大爲祖珽所  
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尋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  
帝時有取索恆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  
進文章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  
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爲稱職帝甚加恩接顧遇逾厚爲勳要者  
所嫉常欲害之崔季舒等將諫也之推取急還宅故不連署及

召集諫人之推亦被喚入勘無其名方得免禍

北齊書崔季舒傳祖廷受委奏

季舒總監內作韓長鸞欲出之屬車駕將適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爲壽春被圍大軍出拒信使往還須稟節度兼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云大駕向并畏避南寇若不啓諫必動人情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遂奏云漢兒文官連名總署聲云諫止向并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帝卽召已署官人集合章殿以季舒張雕劉逖封孝琰裴澤郭遵等爲首斬之殿庭

尋除黃門侍郎及周兵陷晉陽帝輕

騎還鄴窘急計無所從之推因宦者侍中鄧長顥進奔陳之策

仍勸募吳士千餘人以爲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陳國帝甚納之

以告丞相高阿那肱阿那肱等不願入陳

阿那肱召周軍約生致齊王故也見幼主紀

乃云

吳士難信不須募之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齊之地

若不可保徐浮海南度雖不從之推計策猶以爲平原太守令

守河津齊亾入周大象末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

士甚見禮重尋以疾終有文三十卷家訓二十篇竝行于世曾

撰觀我生賦文致清遠

案諸本多刪此賦不錄今以顏氏一生涉履備見此中故依史文全錄之且爲

之其詞曰仰浮清之藐藐俯沈奧之茫茫

淮南子天文訓清陽者薄靡而爲天重濁

者凝滯而爲地詩大雅瞻卬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傳藐藐大貌左氏襄四年傳虞人之箴曰苾苾禹迹畫爲九州

已生

民而立教乃司牧以分疆內諸夏而外夷狄驟五帝而馳三王

公羊成十五年傳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白虎通號篇鉤命決曰三皇步五帝趨三王馳五霸驚

大道

寢而日隱小雅摧以云亾

班孟堅兩都賦序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孟子離婁上王

者之迹熄而詩亾毛詩序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哀趙武之作孽怪漢靈之不祥

趙武謂趙武靈王也武靈王胡服騎射事見戰國趙策續漢書五行志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篋胡笛胡舞京

都貴戚皆競爲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多旄頭翫其金鼎典午

擁胡兵填塞街衢虜掠宮掖發掘園陵失其珠囊史記天官書昴曰旄頭胡星也一本作髦頭左氏宣三年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

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使民知神

周傳典午忽兮月西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案代魏者晉姓司

馬氏珠囊當出緯書孔穎達周易正義序秦亡金鏡未墜斯文

漢理珠囊重興儒雅初學記引尙書考靈曜云河圖子提期地

也珠寶物喻道也赤漢當用天之祕道故河龍吐也藏祕瀝澗鞠

成沙漠神華混爲龍荒尙書禹貢荆河惟豫州伊洛瀝澗既入于河漢書地理志瀝水出河南穀城縣

替亭北澗水出宏農新安縣通典州郡七荆河之州永嘉之亂

沒於劉石詩小雅小弁跋跋周道鞠爲茂草漢書蘇建傳李陵

荀卿列傳騶衍以爲僞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

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漢書匈奴傳五月大會吾王所

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又敘傳龍荒慕朔莫不來庭

以東運我祖於是南翔自注晉中宗以琅邪王南去琅邪之遷

越宅金陵之舊章

金陵本吳地後越滅吳其地遂為越有故稱越也說金陵者各不同唯張敦頤六朝事迹

序為明析言楚威王因山立號置金陵邑或云以此有王氣故埋金以鎮之或云地接金壇之陵故謂之金陵秦時望氣者云

五百年後有天子氣始皇東巡乃鑿鍾阜斷金陵長隴以通流改其地為秣陵縣詩大雅卷阿爾土宇畝章作羽儀

於新邑樹杞梓於水鄉易漸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邑營左氏襄廿六年傳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洛陽伽藍記三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曰下官雖生於水鄉而立身以來未遭

陽侯傳清白而勿替守法度而不忘後漢書楊震傳轉涿郡太守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

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冑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左氏昭廿九年傳仲尼曰夫晉國將守唐叔

之所受逮微躬之九葉頹世濟之聲芳左氏文十八年傳世問

我辰之安在鍾馭惡於有梁我辰安在詩小雅小弁文本作我良者謫養傅翼之飛



獸自注梁武帝納囚人侯景授其命遂為反叛之基加注傅翼將

飛入邑擇自注武帝初養臨川王子正德為嗣

人而食自注懷怨恨徑叛入北而還積財養士每有異志也加注史記項初

召禍於絕域重發費於蕭牆自注正德求征侯景至新林雖萬

里而作限聊一葦而可航指金闕以長鑕向王路而蹶張賈誼

秦上鉏耨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鑕漢書申屠嘉傳以材官蹶張

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踏疆弩張之律有蹶張士師古曰今

張以足蹋者曰蹶張勤王踰於十萬曾不解其搯左氏傳廿

諸侯莫如勤王史記劉敬傳夫與人鬪不搯其肱拊其背未能

全其勝也集解張晏曰肱喉嚨也索隱嗑音厄肱音胡浪反一

音胡剛反蘇林以為頸大脈俗所謂嗟將相之骨鯁皆屈體於

犬羊自注臺城陷援軍竝問訊二宮致敬于侯景也加注史記

我武皇忽以厭世白日黯而無光既饗國而五十何克終之弗

康嗣君聽於巨猾每凜然而負暴欽鴉違帝旨漢書霍光傳

宣帝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苾刺在背自東晉之遼難寓禮樂於江湘

迄此幾於三百左衽浹於四方詠苦胡而永歎吟微管而增傷

世祖赫其斯怒奮大義於沮漳注左氏哀六年傳江漢雖漳楚

之望授犀函與鶴膝建飛雲及舩犀函犀甲也周禮考工記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又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犀甲

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方言九牙駁細如鴈脰者謂之鶴鄒初

學記引晉令曰水戰有飛雲船蒼隼船先登船飛鳥船郭璞江賦漂飛雲建舩舩舩即左氏傳之餘皇北徵兵於

漢曲南發餽於衡陽王督蒞隸荆州都督府加注說文餽野饋

也昔承華之賓帝寔兄亾而弟及王為太子加注文選陸士衡

顏氏家訓

傳

五

義家塾叢書

皇太子宴平園詩弛厥負檐振纓承華季善注引洛陽記曰太子宮在大宮東中有承華門周書太子晉解王子曰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帝所史記魯周公世家叔牙曰一繼一逮皇孫之失及魯之常也集解何休曰父死子繼兄終弟及

寵歎扶車之不立

自注嫡皇孫驩出封豫章王而薨加注扶車疑是綠車獨鄴綠車名曰皇孫車天子有孫

乘閒王道之多難各私求於京邑襄陽阻其銅符長沙閉其玉

粒

自注河東岳陽皆昭明子加注史記孝文本紀二年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集解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

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索隱古今注云銅虎符銀錯書之張晏云銅取其同心也梁書河東王譽傳臺城沒譽還湘鎮世祖遣周宏直遠自戰於其地豈大勛之暇集督其糧前後使三反譽並不從

子旣損而姪攻昆亦圍而叔襲褚乘城而宵下杜倒戈而夜入

自注孝元以河東不供船艖乃遣世子方等爲刺史大軍掩至

河東不暇遣拒世子信用羣小貪其子女玉帛遂欲攻之故河東急而逆戰世子爲亂兵所害孝元發怒又使鮑泉圍河東而岳陽宣言大獵卽擁眾襲荊州求解湘州之圍時襄陽杜岸兄

弟怨其見劫不以實告又不義此行率兵八千夜降岳陽行路  
於是遁走河東府褚顯族據投岳陽所以湖州見陷也

彎弓而含笑骨肉相誅而涕泣周旦其猶病諸孝武悔而焉及

漢書武五子傳戾太子據因江充陷以巫蠱自經上憐太子方  
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幕府之事殷謬見擇於人羣未成冠而登仕財解履以從軍自注

時年十九釋褐湘東國右常侍以軍功加鎮西墨曹參軍非社稷之能衛干戈以衛社稷

□□□□□□僅書記於階闈罕羽翼於風雲及荆王之定霸

始讎恥而圖雪舟師次乎武昌撫軍鎮於夏汭自注時遣徐州刺史徐文盛領

二萬人屯武昌蘆州拒侯景將任約又第二子綏寧度方諸爲  
世子拜中撫軍將軍郢州刺史以盛聲勢加注注中綏寧度三

字疑善左氏閔二年傳大子曰豕子君濫充選於多士在參戎

之盛列慙四白之調護厠六友之談說自注時遷中撫軍外兵  
參軍掌管記與文珪劉

顏氏家訓

傳

六

義家塾叢書

民英等與世子遊處加注四白四結也史記留侯世家上欲廢太子留侯畫計曰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迎此四人來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初學記引晉公卿禮秩曰慈懷立東宮乃置六傳省尙書事始置詹事丞文書關由六傳時號太子六友雖形就而心和匪余懷之所說音悅緊深宮之生貴矧坐

堂與倚衡

漢書袁盎傳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

與如淳說合顏師古乃欲推心以厲物樹幼齒以先聲自注中

云騎謂跨之非古義也

撫軍時

年十五加注後漢書光武帝紀降者更相謂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厲磨厲也漢書梅福傳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樹立也齒年也

漢書韓信傳廣武君曰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

器乃畫地而取名詩曹風下泉愷我寤歎箋云愷歎息之意釋

不器言不器使也漢書張湯傳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執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千秋湯子安世長子也

仗禦武於文吏

自注以虞預爲郢州司馬領城防事

委軍政於儒生

自注以鮑泉爲郢州行事

德攝州府也

值白波之猝駭逢赤舌之燒城

後漢書獻帝紀白波賊寇河東章懷注薛瑩書

日黃巾郭泰等起於西河白波谷時謂之白波賊太子經干次八赤舌燒城吐水于餅

王凝坐而對寇白

詔拱以臨兵

自注任約爲文盛所困侯景自上救之舟艦弊漏軍饑卒疲數戰失利乃令宋子仙任約步道偷郢

州城預無備故陷賊加注梁書鮑泉傳郢州平元帝以長子方諸爲刺史泉爲長史行府州事不郵軍政唯蒲酒自築賊騎至

百姓奔告方諸與泉方雙陸不信既而傳告者眾始令闔門賊縱火焚之城陷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景後殺之白當指鮑泉

猶言白面書生也謂拱或是翊拱之誤

莫不變暖而化鵠皆自取首以破腦

抱朴子周

穆王南征久而不歸一軍盡化君子將睥睨於渚宮先憑陵於

爲猿爲鶴小人爲沙爲蟲鵠與鶴同將睥睨於渚宮先憑陵於

他道自注景欲攻荆州路由巴陵加注漢書田蚡傳薛睨兩宮子西沿漢派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案渚宮在荆州正義

云當郢都之南左氏襄廿五年傳今陳介持楚眾以馮陵我做

邑懿永寧之龍蟠

自注永寧公王僧辯據巴陵城善於守禦奇景不能進加注此龍蟠以喻莫之敢撓耳

護軍之電掃

自注護軍將軍陸法和破任約於赤亭湖景退走大潰加注後漢書皇甫嵩傳閻忠說嵩曰將軍兵

動若神謀不再計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之間神兵電掃

犇虜使其餘毒縲囚膏乎

野草

左氏成三年傳兩釋纍囚以成其好杜注纍繫也案與縲同孔安國論語注縲黑索又選司馬長卿諡巴蜀檄肝腦

塗中原膏液潤野草李善注引春秋攷異邽曰枯骸收骸血膏潤草

幸先主之無勸賴滕公之我

保

自注之推執在景軍例當見殺景行臺郎中王則初無舊識再三救護獲免囚以還都加注先主謂蜀先主也舊本作先

生謂魏志呂布傳布既降生縛之布請曰明公將步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

陽及董太師乎太祖領之於是繕殺布史記淮陰侯列傳韓信

以楚歸漢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已斬次至信信仰視

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乃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滕公乃夏侯

也剗鬼錄於岱宗招歸魂於蒼昊自注時解衣訖而獲全加注剗削也魏文帝與吳質書徐

陳應劉一時俱逝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

博物志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主

人生命之長短古樂府怨詩行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魏應

璩百一詩年命在桑榆東嶽與我期楚辭有招魂爾雅釋天春

日蒼天夏荷性命之重賜銜若人以終老賊棄甲而來復肆觜

日昊天

距之鵬鳶左氏宣二年傳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謾曰睥其

謂目餽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杜注棄甲

距詩小雅四月傳鵬鳶貪殘之鳥也積假履而弑帝憑衣霧以

上天用速災於四月奚聞道之十年自注臺城陷梁武曾獨坐

日天子及景以大寶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僭位至明年三月十

九日秦城逃竄是一百二十日葑天道繼大數故文爲百日常

與公孫述但稟十二而旬歲不同加注左氏僖四年傳賜我先

君履杜注履所踐履之界衣霧當作依霧劉勰新論均任篇夫

龍蛇有翻騰之質故能就狄俘於舊壤陷戎俗於來旋慨黍離

乘雲依霧注中葑字疑

於清廟愴麥秀於空塵鼙鼓臥而不考景鐘毀而莫懸詩王黍

離序閔



宗廟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史記宋微子世家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周禮地官鼓人以鼗鼓鼓軍事毛詩傳考擊也晉語七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鐘韋注景鐘景公鐘野蕭條以橫骨邑闐寂而無烟疇百家之或枉自注中原冠帶隨晉渡者覆滅略盡覆五宗而翦焉史記五宗世家孝景皇帝子凡十親書五子之歌覆宗絕祀獨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絃自注

杜注成二年左傳翦盡也

石崇王明君辭序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

子見辱見讎

加注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

觸文帝諱改之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

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

明君亦必爾也史記大宛傳烏孫以馬千匹聘漢女漢遣宗室

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爲石夫人漢書西域傳

公主悲愁自爲作歌曰吾家嫁我今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

王穹廬爲室兮旃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

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

經長干以掩抑

自注

自注

自注

自注

自注

自注

自注

自注

自注

自注

自注

自注

自注

自注

自注

自注

自注

自注

自注

長干舊顏家巷加注劉涓林注吳都賦建業南五里有山岡其  
開平地吏民雜居東長干中有大長干小長干皆相連大長干  
在越城東小長干在越城西地有長展白下以流連自注靖侯

短故號大小長干掩抑意不舒也  
墳塋皆在白下加注白下一名白深燕雀之餘思感桑梓之遺

下門今江寧縣地流連不能去也  
虔禮記三年問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

反巡過其故鄉猶有啁噍之頃焉踰焉踰焉然後乃能去

之小者至於燕雀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得此心於尼甫信

能去之詩小雅小弁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茲言乎仲宣昔尼父之在陳今有歸歟之歎音鍾儀幽而楚秦

今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邊西土之有眾資方叔以薄伐自注

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書牧誓逝矣西土之人邊與逝同又

公以司徒為大都督加注書牧誓逝矣西土之人邊與逝同又

秦誓中西土有眾咸聽朕言詩小雅采芑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又六月薄伐獯撫鳴劍而雷咤振雄旗而雲宰咤與吒同陟嫁

狁至于太原切叱怒也宰當

作峯倉沒千里追其飛走三載窮於巢窟屠蚩尤於東郡挂邳

切危高也

顏氏家訓

傳

九 渭南嚴氏孝

支於北闕

自注既斬侯景烹屍于建業市百姓食之至于肉盡

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

遂禽殺蚩尤續漢書郡國志東平國壽張故屬東郡劉昭注皇

覽曰蚩尤豕在縣闕鄉城中高七丈漢書陳湯傳郵支單于殺

漢使者湯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薄城下單于被創死軍侯假丞

頭橐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弔幽魂之冤枉掃園陵之蕪沒

殷道是以再與夏祀於焉不忽但遺恨於炎崑火延宮而累月

自注侯景既平我師探穰失火燒宮殿蕩

盡也加注書爾征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指余權於兩東

或湘東侍昇壇之五讓魏志文帝紀乃為壇於繁陽王升壇即

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夫許由一讓陛下五代邸西鄉讓天

由四矣案元帝屢讓王僧辯等勸進表至大寶六年冬始即位

於江陵欽漢官之復覩赴楚民之有望

後漢書光武帝紀時三

將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縹緇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

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

官威儀由是識攝絳衣以奏言忝黃散於官誦自注時為散騎

也加注舍人是兼職故曰攝絳衣當是舍人所服晉書陳壽傳

杜預薦壽于帝宐補黃散職官志散騎常侍侍郎與侍中黃門

侍郎共平尚書奏事左氏莊廿或校石渠之文自注王司徒表

二年傳敢辱高位以速官誦或校石渠之文送祕閣舊事八

萬卷乃詔比較部分為正御副御重雜三本左民尚書周弘正

黃門郎彭僧朗直省學士王珪戴校經部左僕射王褒吏部

尚書宗懷正員外郎顏之推直學士劉仁英校史部廷尉卿殷

不害御史中丞王孝純中書郎鄧藎金部郎中徐報校子部右

衛將軍庾信中書郎王固晉安王文學宗善業直省學士周確

校集部也加注班固兩都賦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

誨故老名儒師傳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啟發篇章校理祕

文後漢書蔡邕傳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案石渠議奏載漢書

藝文志時參柏梁之唱臣古文苑漢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

云日月星辰和四時和者自梁孝願甌甌之不算濯波濤而無

王而下至東方朔凡二十四人願甌甌之不屬瀟湘之負

量自言器小而膺大遇也方言五甌甌陳魏宋楚

罪自注陸納加注瀟湘二水名在荆南梁書元帝紀大寶三年

陸納及其將潘烏累自注武陵王加注岷峨蜀

等舉兵反襲陷湘州自注武陵王紀爲益州

刺史蜀地也紀傳侯景亂紀不赴援高祖崩後紀乃僭號於蜀

將圖荆陝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世祖憂焉既而納平樊猛獲

紀殺之竝既定以鳴鸞脩東都之大壯自注詔司農卿黃文超

於破口自注詔曰今入表又清四郊無壘宜從青蓋之興言歸白

二年七月詔曰今入表又清四郊無壘宜從青蓋之興言歸白

水之鄉蓋有意仍都建鄴也周禮春官巾車疏引韓詩升車則

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班固西都賦大輅鳴鑿容與徘徊

獨鑿與鸞同詩小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

加注漢書食貨志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

萬而凶粟弗能守也秦州記凡城皆稱金言其固也故墨子稱

金城湯池案今墨子此語公攷絳宮玉帳蓋遊甲六王之書元

帝明於占候見金樓子自序廣雅釋言厭鎮也亦作壓謂爲鎮

壓之術制之徒有道而師直穢無名之不抗自注孝元與宇文

以取勝也何見滅是師出無名加注左氏僖廿八年傳子犯曰師直爲壯

曲爲老禮記檀弓下吳侵陳問陳大宰嚭曰師必有名人之稱

斯師也者其謂之何又曰語曰君王討微邑之罪又矜而赦之

師與有無名乎案宇文丞相謂宇文覺也周書于謹傳梁元帝

密與齊氏道使將謀侵軼其兄子岳陽王詵以元帝殺其兄譽

據襄陽來附仍請王師乃令謹率眾出討旬有六日城陷梁主

降尋殺之民百萬而囚虜書千兩而煙燭溥天之下斯文盡喪自注

墳籍少於江東三分之一梁氏剝亂散逸湮亾唯孝元鳩合通

重十餘萬史籍以來未之有也兵敗悉焚之海內無復書府加

注車一乘曰兩後漢書吳祐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憐嬰孺之

欲殺青以寫經書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

何辜矜老疾之無狀漢書項籍傳異時諸侯吏卒繇役奪諸懷

屯戍過秦中秦中遇之多無狀

而棄艸路於塗而受掠

棄艸句謂嬰孺受掠句謂老疾詰作也掠笞也

冤乘輿之殘酷

軫人神之無狀

此兩字誤狀或是仗

載下車以黜喪揜桐棺之藁葬

左氏襄廿

五年傳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嬰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又哀二年傳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槨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雲無心以容與風懷憤而慘恨井伯飲牛於秦中

子卿牧羊於海上

左氏僖五年傳晉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饜秦穆姬此云井伯飲牛蓋以人

之誣百里奚者加之以井伯百里奚爲一人也史記蘇建傳建中子武字子卿以父任稍遷至移中殿監使匈奴單于欲降之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旣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少實而食之留釧之妻人銜其

斷絕擊磬之子家纏其悲愴

留釧雷以爲別也事未詳擊磬之子謂儒生

小臣恥其

獨死實有媿於胡顏

曹子建上責躬應詔詩表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季善注卽胡不造死之義

也牽痂痕而就路

自注時患脚氣加注痂與痂同玉篇病也說文頰痂傷也

策駑蹇以入關

自注官給

疲驢瘦馬下無景而屬踏上有尋而亟蹇嗟飛蓬之日永恨流

梗之無還

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迴颺舉吹我入雲中戰國齊策蘇代謂孟嘗君曰士偶人與桃梗

相與語土偶曰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淄水至流子而去則漂漂者將如何耳若乃彘牛之旌九

龍之路土圭測影璿璣審度或先聖之規模乍前王之典故與

神鼎而偕沒切仙宮之永慕

周書于謹傳收梁府庫珍寶得宋

蟠大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鑿輦法物以獻軍無私焉周禮地

官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書舜典在璿

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傳璿璣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史記

封禪書秦滅周周之九鼎入於秦或曰宋太邱社也而鼎沒於

泗水彭爾其十六國之風教七十代之州壤十六國當以詩有

城下之爲十六也或者身已入關舉崔鴻所紀載之十六國爲言亦

未可定管仲言古封禪之君七十二家今言七十代舉成數也

淮南繆稱訓泰山接耳目而不通詠圖書而可想何黎岷之匪



昔徒山川之猶曩每結思於江湖將取弊於羅網

此卽終制篇所云計吾兄

弟不當仕進所以覩冒人間亦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逸者故也

聆代竹之哀怨聽出塞之嘹

所云計吾兄

朗對皓月以增愁臨芳罇而無賞

所謂異方之樂

日太清之內

覺彼天齊而外侵始蹙國於淮潁遂壓境於江潯

自注侯景之亂齊氏深斥

梁家土宇江北淮北唯餘廬江晉熙高唐新蔡西陽齊昌數郡至孝元之敗于是盡矣以江爲界也

爲齊以天齊也

集解

獲仁厚之麟角尅儁秀之南金爰眾旅而

蘇林曰天中中齊

自注齊遣上黨王渙率兵數萬納梁貞陽侯明爲主

納主車五百以覓臨

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麟之角振振公族

返季子之觀樂釋鍾儀之鼓琴

自注梁武聘使謝挺徐陵始得還南

皆南金也

凡厥梁臣皆以禮遣

左氏襄廿九年傳吳公子札來聘請

觀於周樂又成九年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

繫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問其族對曰：竊聞風而冷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公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清耳傾見日之歸心，試拂著以貞筮，遇交泰之吉林。自注之推

國故有犇齊之心，以丙子歲旦筮東行吉，不遇泰之坎乃喜曰：天地交泰而更習坎重險行而不失其信，此吉卦也。但恨小往

大來耳。後遂吉也。加注易師彖師貞丈人吉案鄭注禮記緇衣周禮天府太卜皆以貞爲問此貞筮亦謂問於筮也漢焦贛崔

篆皆著周易林譬欲秦而更楚假南路於東尋。呂氏春秋首時篇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雷

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告人曰：秦之道乃之楚乎。固

有近之而遠，乘龍門之一曲，歷砥柱之雙岑。尙書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

于華陰，東至于底柱。水經注四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

大禹所鑿。注又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山水陵當水者鑿之

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亦謂之三門山，在虢城東北，太陽城東也。公羊文十二年傳

河形千里而一曲，案河從積石北行，又冰夷風薄而雷响，陽度東乃南行，至于龍門。此所以云一曲也。

山載而谷沈

海內北經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恆都焉郭璞注冰夷即馮夷也淮南云馮夷得道以潛大淵

卽河伯也

薄迫各切易繫辭上傳雷風相薄响許后切皁也郭璞注賦溢流雷响而電激陽度疑陽侯之謠初學記引博物志

大波之神

曰陽侯山載猶言戴山古載戴字通

猶言戴山古載戴字通

倅挈龜以憑濬類斬蛟而赴深

未詳唯

毛寶事略

相近見續搜神記云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買一白龜子放之後邾城遭石勒敗眾人越江莫不沈溺寶

一自投既入水

覺如隨一石上中流視之乃是先所養白龜

既送至東岸

出頭視此人徐游而去爾雅濬深也斬蛟博物志

載澹臺滅明

次非菑邱訢三事晉書周處傳處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果殺蛟而反昏

揚舫于分陝

曙結纜於河陰

自注水路七百里一夜而至加注王逸注楚辭九章云舫船有窗牖

者陝失舟切

追風颺之逸氣從忠信以行吟

列子說符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

纜維船索也

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鼃鼃弗能

居有丈夫厲之

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丈夫對曰始

吾之入也

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錯吾軀於波流

而吾不敢用私

所以能入而復出也說苑雜言篇家語致思篇

竝載此事 遭厄命而事旋舊國從於採芑先廢君而誅相訖變朝而

易市自注至鄴便值陳興而梁滅故不得還南加注遂留滯於

漳濱私自伶其何已謝黃鵠之迴集而翠鳳之高峙漳濱謂鄴

都也伶俗憐字西京雜記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上為歌曰

自顧薄德愧爾嘉祥之推自言其至止也視黃鵠之下鳳皇之

儀為有愧也 曾微令思之對空竊彥先之仕令思華譚字彥先顧榮

史稽紹舉譚秀才武帝親策之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譚者博士

王濟於眾中嘲之曰君吳楚之人也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

舉荅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

江鬱之濱夜光之璧出乎荆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

夷大禹生於西羌子弗聞乎濟又曰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至

於君臣失位國公無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荅曰吁存亡有

運興衰有期天之所廢人不能支諒否泰有時豈人事之所能

哉濟甚禮之又榮傳吳人也弱冠仕吳吳平入洛例拜為郎齊

王同召為大司馬主簿同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

府事同誅長沙王父以為長史父敗轉成都王穎丞相從事中

郎以世亂還吳屬廣陵相陳敏反假榮右將軍丹楊內史榮數  
踐危亡之際恆以恭遜自免後與甘卓紀瞻潛謀起兵攻敏事  
平還吳元帝鎮江東以榮

纂書盛化之勳待詔崇文之裏

自注齊武

爲軍司朝野甚推敬之  
平中署文林館待詔者僕射陽休之祖孝徵以下三十餘人之  
推專掌其撰修文殿御覽續文章流別等皆詣進賢門奏之加

注唐六典魏文帝招文儒之士始置崇珥貂蟬而就列執麾蓋

以入齒自注時以通直散騎常侍遷黃門郎也加注獨斷武官

款一相之故人自注故人祖僕射掌賀萬乘之知己祗夜語之

見忌寧懷啟之足恃韓非內儲說下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

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諫譖言之矛戟惕險情之山水由

乎此夜語疑亦久語之譌

重裘以勝寒用去薪而沸止自注時武職疾文人之推蒙禮遇  
每構創痛故侍中崔季舒等六人  
以獲誅之推爾日鄰禍而免自注時武職疾文人之推蒙禮遇  
射察之無實所知如舊不忘加注諫舊作誅誤諫與刺通荀子

榮辱篇與人善言，族于布帛，傷人之言，深于矛戟。莊子列御寇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三國魏志王昶傳諺曰：救  
寒莫如重裘，止誦莫如自修。後漢書  
董卓傳：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予武成之燕翼，遵春坊而

原始，唯驕奢之是脩，亦佞臣之云使。

自注武成奢侈，後宮御者數百人，食於水陸，貢獻珍

異，至乃厭飽，棄于廁中，禪衣悉羅纈，錦繡珍玉，織成五百一段。

爾後宮掖，遂爲舊事後主之在宮，乃使駘提婆、母陸氏爲之。又

胡人何洪珍等爲左右，後皆預政亂國焉。加注詩大雅：文王有

聲，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傳云燕安翼敬也。箋云傳其所以順天

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案春坊之名，隋書百

官志不載。唐六典注云：北齊有門下坊，典書坊、龍朔二年改門

下坊爲左春坊，典書坊爲右春坊。據此，則唐已前尚未以春坊

爲官名，以其東宮所在，故以春名之。是時俗所呼，後來卽以爲

署。惜染絲之良質，情琢玉之遺祉，用夷吾而治臻，昵狄豸而亂

起。自注祖孝徵用事，則朝野翕然，政刑有綱，紀矣。駘提婆等苦

孝徵，以法繩己，譖而出之。于是教令昏僻，至于滅亾。加注墨

子所染，篇墨子見染絲者，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入

則爲五色，故染不可不慎也。情當作墮壞也。禮記學記：玉不琢

不成器夷吾管敬仲名狄牙即易牙謂齊桓公用管仲則霸用狄牙等則亂起也誠怠荒於度政惋驅

除之神速度政疑是庶政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王跡之興起於閩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

爲驅除難耳肇平陽之爛魚次太原之破竹自注晉州小失利便棄軍還并不守并州奔

走向鄴加注平陽晉州太原并州公羊僖十九年傳梁亾自亾也其自亾柰何魚爛而亾也何休注魚爛從內發故云爾晉書

杜預傳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寔未改於弦望遂□□□□及都

□而昇降懷墳墓之淪覆迷識主而狀人競已棲而擇木左氏哀十

一年傳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六馬紛其顛沛千官散於犇逐無寒瓜以療饑

靡秋螢而照宿自注時在季冬故無此物加注吳越春秋三越王復伐吳吳王率其羣臣遁去晝馳夜走至胥

山西坂中得生瓜吳王掇而食之後漢書靈帝紀張讓段珪劫少帝陳畱王協走小平津帝與陳畱王夜步逐熒光行數里得

民家露車共乘之熒與螢同讎敵起於舟中胡越生於輦轂說苑貴德篇吳起對魏武侯曰

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嘗從至長楊獵因上疏諫曰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輿不及還轆人不暇施巧是胡越起於穀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壯安德之一戰邀文

武之餘福屍狼籍其如莽血卒黃以成谷自注後主奔後安德王延宗收合餘燼於

并州夜戰殺數千人周主欲退齊將之降周者告以虛實故雷至明而安德敗也加注左氏哀元年傳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

血卒黃見天命縱不可再來猶賢死廟而慟哭三國蜀志後主傳注漢晉春秋

易坤文言曰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

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乃詔余以典郡據要路而問津自注除先殺妻子而後自殺

平原郡據河津斯呼航而濟水郊鄉導於善鄰自注約以鄴下

以為犇陳之計加注淮南子道應訓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

之推入陳加注不與之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而無能者龍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願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

子之籍數日往說王至於河上而航在北使客呼之一呼而航渭南嚴氏孝



來不羞寄公之禮願爲式微之賓儀禮喪服傳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

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詩小序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忽成言而中悔矯陰疎而陽

親離騷初既與余成言信詔謀於公主競受陷於姦臣自注丞相高阿

邠肱等不願入南又懼失齊主則得罪於周朝故疎間之推所

以齊主畱之推守平原城而索船度濟向青州阿邠肱求自鎮

濟州乃啓報應齊主云無賊勿曩九圍以制命今八尺而由人

忽忽遂道周軍追齊主而及之自注九圍見詩商頌人身中制

七尺今日八尺言其長也四七之期必盡百六之數自注趙郡

李穆叔調妙占天文算術齊初踐祚計止於二十八年至是如

期而滅加注漢書律志易九扈曰初入元百六陽九孟康曰初

入元百六歲有扈者則前元之餘氣也又谷永傳予一生而三

遭无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院說文溘奄忽也

化備荼苦而蓼辛自注在揚都值侯景殺簡文而篡位於江鳥

焚林而鍛翮魚奪水而暴鱗左思蜀都賦鳥鍛翮嗟宇宙之遼

獸廢足鍛所札切

曠愧無所而容身夫有過而自訟始發矇於天真

禮記仲尼燕居三子者

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遠絕聖而棄智妄鎖義以羈仁

老子道經絕聖棄智民利

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此言鎖羈猶言束縛

舉世溺而欲拯王道鬱以求申既銜石

以填海終荷戟以入秦

北山經發鳩之山有鳥名曰精衛是炎帝之少女遊於東海溺而不返常銜西

山之木石以堙東海

亾壽陵之故步臨大行以逡巡

莊子秋水篇壽陵餘子學行於邯鄲未得

國能又失其故行矣大行山名

向使潛於艸茅之下甘爲畎畝之人無讀書而

學劍莫抵掌以膏身

漢書東方朔傳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年十二學書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

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亦誦二十二萬言戰國秦策蘇秦委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膏身猶言潤身

明珠而樂賤辭白璧以安貧堯舜不能榮其素樸桀紂無以汗

其清塵此竄何由而至茲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後不敢怨天而

顏氏家訓

傳

義家塾叢書

泣麟也

公羊哀十四年傳西狩獲麟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

之推在齊有二

子長曰思魯次曰愍楚不忘本也之推集在思魯自爲序錄

顏氏家訓傳

渭南嚴式誨勸鐫  
成都龔道耕重勸

顏黃門學殊精博此書雖辭質義直然皆本之孝弟推以事君  
上處朋友鄉黨之間其歸要不悖六經而秀貫百氏至辯析援  
證咸有根據自當啟悟來世不但可訓思魯愍楚輩而已揆家  
有閩本嘗苦篇中字譌難讀願無善本可讎比去年春來守天  
台郡得故參知政事謝公家藏舊蜀本行閒朱墨細字多所竄  
定則其子景思手校也迺與郡丞樓大防取兩家本讀之大氏  
閩本尤謬誤五皓實五白蓋博名而誤作傳元歎本願雍字而  
誤作凱喪服經自一書而誤作經馬牝曰驎牡曰隲而誤作驪  
駱至以吳趨爲吳越桓山爲恆山僮約爲童幼則閩蜀本實同  
惟謝氏所校頗精善自題以五代宮傅和凝本參定而側注旁

出類非取一家書然不正童幼之誤又秦權銘文刪實古則字而謝音制亦時有此疏舛讎書之難如此於是稍加刊正多采謝氏書定著爲可傳又別列攷證二十有三條爲一卷附於左若其轉寫甚謾與音訓辭義所未通者皆存之曰埃洽聞君子淳熙七年春二月嘉興沈揆題

宋本校刊名銜

鄉貢進士州學正林憲同校

迪功郎司戶參軍趙善應監刊

從事郎特添差軍事推官錢慶祖

從事郎軍事推官王楫

承直郎軍事判官崔翥

迪功郎州學教授史昌祖同校

承議郎添差通判軍州事樓鑰

朝請郎通判軍州事管欽

朝奉郎權知台州軍州事沈揆

北齊黃門侍郎顏公以堅正之士生穢濁之朝播遷南北他不暇念唯繩祖詒孫之是切爰運貫穿古今之識發爲布帛菽粟之文著家訓二十篇雖其中不無疵累然指陳原委愷切丁寧苟非大愚不靈未有讀之而不知興起者謂當家置一編奉爲楷式而是書先有姚江盧檠齋先生之分章辨句金壇段懋堂之正誤訂譌區區短才遂不揣鄙陋取而註釋之年當耄耋前脫後忘必多缺略第令儉於腹笥者不至迷於援據退然自阻則亦不爲無益至於補厥挂漏俾臻完善不能無望於將伯之助云

乾隆五十一年歲次丙午冬十月十日歐江山人趙曦明書於

容膝居是年八十有二



瞰江山人家傳

盧文昭

瞰江山人者常之江陰人也邑有瞰江山距山人家二里而近故以爲號焉父死三月山人廼生母劉孺人辛勤鞠養覺起家庭閒幾有破卵毀室之患母內藏其明而外以柔道行之故屢瀕於危而卒獲免山人始就外傳便知好古學少長就老儒車質齋學其家多藏書縱山人博覽習舉子業者羣相與非笑之語聞於母母召而詰之則以如築室者必厚其基爲對母曰誠然任汝爲之山人益得沈酣其中抵牾猶戀戀不肖歸一生學殖之厚實基於此補郡諸生其伯兄先入縣庠有文名常謂曰吾異日終不如弟弟之文有根源故也山人素守母教律身以

正待人以誠值窘乏益刻苦自厲雖通曉世事絕不冒爲人居閒排難唯忍飢閉戶讀書曰吾懼此處一移足便終身落坑窞也同門友貢息甫令建平邀之往邑多地訟歲久不決一案之牘高幾盈尺山人不憚煩爲之一一爬梳要領旣得先以曲直之大判明示之而期日與質兩造往往各自輸服請無對簿而願寢息者過半矣諸欲爲姦讐獄者咸不便山人所爲讒言繁興而終不得閒於是建平之政聲爲羣有司最經再期辭歸先是山人以故明殉難典史閻陳二公請於縣立專祠後令劉君復捐俸爲之新廟貌贖祭田有年數矣無賴子乘山人之出逐守祠者奪其田而有之山人歸告於縣乞復其舊時兇愆張甚

縣官頗右之山人以一身揜拄其閒幾爲所窘賴同里楊主事  
蒼毓邢秀才象三咸相與維持之事乃得直還祠田召道士守  
之又邑之名宦鄉賢故有專祠教諭某私以其地畀學胥而遷  
其主於大成門左右更衣之所山人與教諭爭數四縣置若不  
聞終身以爲恨事山人性剛直其所不可者終身不能強顏與  
之歡亦不樂與顯達交曩文昭之主講暨陽書院也山人居邑  
中不自表襮故名莫得聞逾年邢君袖其所作詩古文辭并要  
與俱來余一見傾倒遂爲莫逆交余官罷主江寧之鍾山講席  
身自請山人佐余所不逮山人欣然許之余有所述作必取正  
於山人能貢直言無所隱凡余所蓄書數千卷山人校讎幾徧

有求文并質疑者驩然應之無少靳余門下士咸知敬愛山人間有以私干者率峻拒之先後共朝夕凡九年供給至菲薄而山人不嫌也山人詩文集外著有讀書一得六十卷其體例與黃東發日抄相近注陶徵士集凡數易稿又注徐庾溫李羅昭諫等集并近代陸拒石四六各若干卷著桑梓見聞錄八卷八十外復注顏氏家訓甫脫稿而疾作始辭余歸里中余今年寓書求其副本欲爲傳之山人欣然許諾而力已不能自鈔矣以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二日考終於家年八十有三山人初名大潤後易名肅字敬夫意欲自警其頽墮也晚復更名曦明考兩若處士妣劉孺人余嘗爲著家傳矣娶於吳生子二貴中庠生

守中出爲從兄後妻與子竝前卒孫一人同華庠生

贊曰先生有用才也雖不得位一施其利濟之具然已爲眾人之母多士之師有餘矣成人之美而不尸其功實浮乎名究有不可得而掩者先生之嫉惡若過於嚴然孔子稱惡不仁者之爲仁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身旣潔矣寧肯受物之汶汶乎所爲詩若文沖澗演迤不爲震盪險怪之音此又其養之足徵者顧今而後誰相知定吾文乎我有不可誰余規乎分首無何頓失良友此所以涕泗漣漣而不能已於質亾之歎也